宣祖朝 中二

輯要 九

朝野輯要卷之九

宣祖大王中

壬辰夏倭大舉入寇車駕去邠天兵東援癸巳上還都丁酉倭復入寇天兵再救戊戌諸賊撤歸倭寇首尾凡七年○申氏寄憤曰倭奴自羅季為邊患麗末尤甚及我國慕義来款宗貪関市使者之来名號甚多有國王殿畠山殿大内殿十二殿左武衛殿右武衛殿京極殿細川殿山名殿受圖書人受職封對馬島主之子特送船島主歳送船我國定制應接國王姓源氏唐僖宗乾符間其請和天王賜皇子貞純姓源氏源氏始此畠山殿亦源氏畠山以下巨酋也大内殿百

濟亡臨政太子迯入日本泊于多々良浦仍以多々為姓為大内左京大
夫都于周防州仍稱大内殿自以係出百濟與我國最親大
將輝元之先乃其從人也臨政太子裔歷四十七世而絶輝
元先祖代襲其土習尚與我國畧同所謂天王者自開闢以
來相傳至今不預國事而惟世享國王殿供奉國中尊之若
天子日三澡浴拜天而已所謂國王殿天王之第一大臣也
即丞相兼大將之職稱関白取霍光傳凡百皆関白之義亦
謂之博陸侯受國事掌兵馬威裏送通國中平原藤橘四姓
為臣族互相竊據為國王殿天王之長子娶於其族次子以
下不娶女則削髮為尼以其尊無比不可為人配也國王殿

之子娶諸大臣之家其國在天東南極温冬無氷雪雖有之
隨地即消地雖大無名山大川爲六十一州圻内五道海道
十二州西海道九州南海道十州北陸道十州東山道八州
山陽道八州山陰道八州又有一戸島五島三島云○眉叟
記言黒齒傳曰黒齒在滄海東渤海外亦曰日本之倭秦始皇
時徐市與童男童女五千人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爲黒齒
別種前古有桓武者謂之桓武天皇長子孫傳其世月十五
日以前齋戒禮天不預朝聘討伐凡出令事関白主之関白
者其國貴臣執國命者也黒齒古無氏姓至齊梁時山城州
主恭允者始稱姓氏藤氏最先平源次之桓武子孫爲平氏

源氏云三姓皆大而源氏最盛有六族皆本貞純親王賴親生賴光賴光生義家義家生爲義爲義生義朝義朝生賴朝賴朝生賴家宗朝宗朝十三世有道義號鹿祐院者也道義三世有義成〻〻生義政成化間稱國王者也萬曆中至秀吉〻〻貌類狗自以貌應圖讖謂天下可兼而有也掃境内伐朝鮮秀吉死秀賴新立國人内叛家康擊滅之家康者義政十一世孫也善用兵與平行長相持行長兵七十萬家康兵二十萬家康乞降於行長〻〻益驕家康乘其不戒擊破之行長死家康與秀賴約爲講好以壽計燒其城代之云黒齒七道六十一州六百十一縣東極陸奥西盡肥前四千一百五

十里南極伊紀北至若狹八百八十里其俗信鬼神事浮屠
男削鬚髮婦女委髮男女皆服襖子貴人及婦人染齒故曰
黑齒跣足赤脛膝行匍匐為恭無拜禮性善溫巧奇技輕生
好擊刺薩摩風俗最强暴好殺黑齒三大都其一山城州家久
遠自允恭以先不可知其地沃饒舟車輻湊其大坂城枕河
阻海金城湯池此秀吉西都云其三江戶沃野千里險阻四
塞北至陸奧西至山城州皆千餘里為三都之上國中諸酋
互相吞滅而源氏獨長久累百年地利之固也陸奧之外蝦
夷〻〻之外野人界泥濘四百里一歧以東皆童山草木不
生無人居一千四百里○故事撮要曰洪武初辛禑時倭寇

我太祖戰於智異山大破之又寇下三道我太祖擊殺其將阿只拔都正統八年我世宗癸亥倭寇上國沿海地又掠我濟州逃歸對馬島諭島主執送十三名献俘于帝正德五年我中宗庚午三浦倭奴叛陷薺浦先是世宗己亥倭入寇遣柳廷顯討平之倭數户欲居三浦許之至是滋漫叛遣柳聃年等討之斬獲三百餘人嘉靖二年中宗癸亥有倭奴藤原中林到上國寧波府搆亂被獲于本國献俘嘉靖三十一年明宗壬子倭與中國商漂到旋義殺死人民官軍生擒倭賊望古三夫羅餘賊逃去癸丑倭賊與中國客商又漂到康翎官軍生擒三甫郡楊古羅與前年被擒三

夫羅望古俱奏聞赦俘乙亥倭船六十餘艘寇全羅道殺兵
使元績遣都元帥李浚慶禦之斬獲二百餘級餘賊遁走丙
辰倭船之犯中國者漂泊全羅道漢人華重慶三十八人乃
為倭所搶者被獲于邊將付冬至使奏聞己未漢人蘇才等
三百二十二名被倭搶擄漂泊于黃海道為邊將所獲又付
冬至使奏聞勅褒賞賜後萬曆十五年 宣祖丁亥倭寇全
羅道鹿島萬戶李大元死之至壬辰倭大寇
○先是栗谷廷請養兵十萬以備緩急不出十年將有土崩
之患柳成龍以無事養兵斥之栗谷出謂柳曰他人固無望
君亦有此言耶今不預養兵必無及是君他日之憂也○石

潭日記曰琄進白聞御詩甚有愁欝之意何其不樂如是也
上曰何詩也琄誦曰孤枕難據獨倚樓由中百感不勝愁月
明古殿香烟盡風冷踈林夜雪留身似相如多舊病心如宋
玉苦悲秋凄凉庭院無人語雲外鍾聲只自悠人君得人任
職則可以泰然和悅但於詞章著意則豈不有害於學問乎
上有愧色垂頭良久衆谷出謂同僚曰　主上作此非佳兆
他日西遷必有此景像吾則雖不見君輩見之矣問何云
西遷答曰二十年後必有南憂、、則西遷矣且悲秋應於
西也○金僉正潤身鄭北窓磏也與南格庵師古相親一日
往南家則麻衣老人在座形皃古怪眼光烱、曰青衣木履

國事可知南曰然金輿西遷方可拔都南良久曰然曰再不渡漢江南況吟移時曰果然矣盖我國古無木履自壬辰前始有之箕子白衣東來故俗着白衣自壬辰前始禁白而衣青壬辰狩西還都丁酉倭再犯至素以敗還再不渡漢之説驗矣格菴嘗於清朝向東旣謂人曰殺氣可畏壬辰倭必大至吾不及見君輩慎之

○李翻身文烈公季甸庶曾孫也陰陽卜筮無不通曉謂柘窩李墅曰二十年内廟社丘墟衣冠板蕩至壬辰果驗○邊協善占氣嘗語子侄曰不出十年國家且苦兵矣乃甲申年間也

○邊協武判書○六歲墜井攀石得不見溺見汲水人曰我是某家兒取索來乃攀索而去二十八爲南海倅大捷倭寇天子賞銀錦己丑倭寇鹿島京師震駭公入對曰賊風至初非入寇必退矣果然爲濟牧杖殺妖僧普雨○爲坡牧時學易於栗谷天文地理卜筮無不通曉先知有倭亂壬辰公卒已四年矣○子應星徑應井

○南師古號格菴関東人風水天文卜筮相法俱得不傳之訣○少時往蔚珍佛影寺路逢一僧負囊立以所負願托南所乘南許之偕至寺遊芙蓉峰愽奕松下僧忽大叫一聲仍不見良久始露鼻端漸出全身曰得無懼乎南曰

何懼之有僧曰吾以物付人莫不打罵君能濟之以術怖人莫不驚走君能不懼可教矣授以秘訣曰君非凡骨可以遊舉勉之言訖不知去處南自是洞見玄機暮年以天文學教授在京時太史星祲觀象正李翻身自謂當之南笑曰自有當之者急還鄉卒於路中李蓀谷達詩以哭曰鸞馭飄然若木津君平黛下更何人來東弟子收遺草玉洞桃花萬歲春○明廟朝嘗曰不久朝廷分黨嘗遊嶺南忽仰天大驚墮馬曰殘害我國人出矣秀吉以其日生云又曰乘白馬者自南來我國幾亡壬辰清正騎白馬來又曰倭亂若起辰年猶可救起於巳則不可救又曰社稷洞有王

氣當出太平主云蓋朝廷自乙亥㩗貳 宣廟自社稷洞潛邸入承大統又曰原州東南有王氣光海外祖父母家及墳在東南孫伊谷又曰癸丑王子三島永昌沒於江華又甲子曰明年當封泰山文定乙丑葬泰陵又曰乙丑間湖南侍從鄭姓火生人謀逆汝立以丙午生己丑逆誅又曰今歲處士星無光曹南冥植以其年卒

○眉叟記言曰 宣祖癸未許學士篈竄甲山其夏有神妖降於甲山睢盱然鉅齒蓬髮左握弧右握火擊鼓彎弓以禳之許學士作逐厲文守庵公聞之曰自此十年東方大亂後十年壬辰果有倭亂又曰姜承旨緖嘗歎曰不出四五年大

亂作矣侍 上泫然出涕 上怪問之對曰臣命至矣不得長侍
殿下以是泣出語曰大亂將作 殿下辭氣之間其兆已見
不敢直對其十月有鄭汝立上變事大獄起壬辰倭冦國果
大亂○東平感異篇曰白沙李相辛卯爲承旨公退閑坐閤
者奔告曰一人踵門請謁状貌凶獰不敢正視李公急正衣
曰第引來其人入着破笠損弊衣~~弊~~袴甚狹菫周脚穿破黑靴
面如大盤身長一尺有半腥臭不可近直入跪前張赤口咕嗔
語良久而退公從子鰲山君擢男在夾室驚問故公曰渠自
言白岳山夜义明年將有大亂而無一人憂之者不勝痛心
獨公可以此言聞故來告之云壬辰倭亂大至李公樹中興

功夜文言果驗

○初戊子間都中士女相聚佯狂或為巫覡歌舞或作舒墳踴躍且笑且哭自相問曰何事哭答曰哭國家之將亡何事笑答曰笑將相之無人又仰天大笑名之曰鼕鼕曲首唱如鄭孝誠白震民柳克新金斗南李慶全鄭協金誠立等三十餘人人以為亂亡之兆又曰柳克信者一倡放達之習作為優戲一邊講學論禮士之貳於牛栗者皆歸之號為名流甬贍慶全皆出其中尤庵與李伯祥書曰李克新以大家傑出之才倡為豆應曲議謂禮法專斥栗谷之道士之秀者皆入其中識者謂不祥之兆果壬辰亂起按柳克新無乃李克信之誤耶柳是別人耶

●戊寅飛雉蔽天自南而北南中月魄墮地天中無月又蚩尤旗出尾分其長竟天累日不滅尾分乃燕分與我國同是歲倭酋平秀吉始有犯順之謀後十五歲壬辰倭寇我國皇朝動天下兵戊子漢江水赤如血六七日己丑正月朔日食望月食廚院炊飯鍮甑自鳴如牛吼先是辛巳單兒寺池水湧起高丈餘江界夜色如月人影落地甲戌咸鏡道有虹交雪而下又戊子穩城夜有火塊如人佩弓矢飛而向北震雷隨之越四年倭賊闌入六鎮己丑南部幼學柳謐家庭有黑物遍鋪就視之黑蟻死者相藉或斬首或折腰善山人家有雀小如柳葉產雛鵂大五色俱備既長飛去辛卯五月積雪

四月京城及仁川人家蟻虫相戰襄陽三陟蟻虫蔽海彌滿
牙山太平院後有石自起豆通津僅柳自起民間訛言將遷
都又東海魚產於西海漸至漢江海州素產青魚自丨近年
絶不產移產於遼海人謂新魚又遼東居民一日無故相驚
曰有寇從朝鮮至王子乘轎到鴨緑轉相告語老弱登山數
日乃定又我使自京回到金石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語曰朝
鮮譯官謂我云爾有三年酒五年酒毋惜為樂不久兵至誰
共飲之以此遼人疑朝鮮有異志云使臣歸啓以譯官必有
造言生事者逮捕數人不服而死明年遂有倭乱大變將生
形於兆朕不一其端至於白虹貫日太白經天無歲無之又

都城內常有黑氣非烟非霧盤地接天如此幾十年其他變
怪難以殫記又市民於都城內外山具酒樂以會謌舞而還
春秋盛行庚寅辛卯之間京師傳言不久當易世不如生前
遊衍或至破屋識者以為不祥

○壬辰三月望祭健元陵〻上若有哽咽噫嘻聲自陵上而
下或一日一至或數日一至盡一月不止及五月倭至積薪
丁字閣焚之火自滅賊懼有神乃去雲峰八良峙乃太祖滅
拔都之處石上班血至今若新遺壬辰岩血流而倭冦至又
賊報始至朝野遑〻忽有怪鳥鳴於後苑飛在空中只一鳥
聲滿城中無人不聞終朝達夜不暫停如此十餘日車駕西

將前日乃止又警報入來之日宮中小池有白氣如虹貫于
寢殿來逼於上 上避之再三輒隨之開戶乃止又年前有豹
屢入平壤城中大同江水赤東濁西清壬辰四月十四日夜
永崇殿門自開有兵馬駢闐之聲未幾城陷又春夏間歲星
守箕尾乃燕分與我國同分時賊兵日迫 上一日教曰福
星在我國賊不足畏蓋聖意欲假此以鎮人心也判書洪曇
孫懋字戒伯壬辰夢作細雨天街柳色青微風吹送馬蹄輕
太平名宦還朝日奏凱歡聲滿洛城 上駐灣時李恒福上
此詩為中興兆
○日本王源氏洪武初與我國修隣好殆二百年我國亦嘗

遣使修慶弔禮申叔舟以書狀往来臨卒願毋與失和 成
廟感其言遣李亨元修睦到馬島阻風而還自是不復遣使
其國使来接待而已至是平秀吉代源氏為王云日本前関
白即源義藤云而姜沆看羊録曰秀吉殺其関白信長而自
立云云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日本負薪為生國王出遇補
軍伍勇力善闘積功為大官竟奪源氏而代之平定諸島城
内六十六州合為一遂有外侵之志乃曰我使往朝鮮云云
使不至是鄙我也丁亥冬求和 上以倭人廢殺其主不可
接待諸議以化外之國不可責以禮義時趙憲上疏請絶倭
使 上教曰今觀憲疏乃人妖也焚其疏於内曰此疏一下

所損甚多已焚之矣時倭使橘康光平調信来通信書辭甚倨
今天下歸朕一握云云康光擧止倨傲與平時倭使異宴於
禮曹判書柳成龍押宴康光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康光
語譯曰汝國亡矣紀綱已毁不亡何待及還以水路迷不許
遣使秀吉怒殺康光滅其族蓋其先康年自源氏時来朝我
國受職名其言頗爲我國地故爲其殺云己丑夏使平義智
平調信僧玄蘇来求信使義智者其國主兵大將軍平行長
女壻也爲秀吉心腹馬島太守宗盛長世守馬島服事我國
秀吉殺之以義智主島覘我虛實義智年少精悍他倭慴伏
不敢仰視時〻倭使留東平館(即倭館洞) 廷議丁亥春倭寇竹島

殺鹿島萬戶李大元我邊民沙火同者漂到日本五島誘引島
倭歲為邊患宜令虜酋刷還叛民然後議通信使義智曰不
難即遣平調信報秀吉捕送沙火同及同謀賊倭且刷還被
擄人八十餘名 上大陳兵威入庭詰問斬于城外柳成龍
請速定議勿致生釁募知事邊協請遣報答且見彼動靜云乃
遣黃允吉金誠一等與義智同發義智獻二孔雀及鳥銃鎗
刀等物命放孔雀於海島下鳥銃於軍器寺我國之有鳥銃
始此鳥銃出於西域用以捕雀倭奴學得其制為兵器云○
時趙憲陛直言被謫行且上疏言夷狄無信有同犬豕今之
請和良有以也若斬來使具告天朝外寇懾威不遑投鞭之

志皇上洞鑑終無開罪之患朝廷益以狂言斥之時寃日夜
習歩人問其故曰明年倭亂時見效矣云○金誠一黃允吉
等四月自釜山乗船七月始至其國蓋倭人迂回其路也其
接我使也許乗轎鼓笳前導升堂行禮秀吉貌醜面黎但目
光閃閃射人設三重席南向地坐諸臣數人列坐引我使就
席置一卓於前熟餅一器以瓦甌打酒酒亦濁數巡而罷秀
吉起入內坐席者皆不動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兒出徘徊堂
上視之乃秀吉也招我國樂工奏樂而聽所抱兒遺屎衣上
秀吉笑呼從者一女倭走出授其兒更他衣旁若無人使臣
辭出後更不得見與上副使銀四百兩通事以下有差使臣

將回不即荅書令使臣先行允吉等至界濱待之秀吉乃荅書曰日本關白秀吉奉書朝鮮國王閤下鴈書薰讀卷舒再三吾國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國綱廢世禮而不聽朝政余不堪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逆徒及異域遠國悉歸掌握竊諒余事績鄙陋小臣也雖然余當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八表聞仁風四海蒙威名者何其疑乎依此有奇異作敵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取既天下大治撫育百姓矜憫孤寡故民富財足土貢萬倍于古矣本朝開闢以來朝廷盛事洛陽壯麗莫如此日也夫人生于世也雖歷長生古來不

蕭百年焉能讐ゝ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遠山川之隔直超
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朝億萬斯年者在
方寸中貴國先駈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方物如目録
領納云ゝ此外尤無文理不可記允吉等曰不可以此報國
王義智行長等遂改稿云但改書殿下禮幣等字而爲能讐
ゝ久居此之言一超入大明國則依前又曰貴國黨乎吾國
則——彌可修隣好云ゝ○辛卯三月黄允吉等還時黄
允吉帶從軍官黄進多貿寶劒誠一捉来責之曰兩國和好
汝貪寶刀何爲進曰明年此賊ゝ我ゝ當以此所殺副使真
以爲不来侵耶誠一默然放之進還跡陳誠一欺君之罪爲

人所挽而止進素以酒色稱及是絕酒日夜習騎射曰士大夫許國不可徒死云信使回　上引見問之允吉對以必有兵禍誠一對以臣不見有是柳成龍問誠一曰倭果來則何如誠一曰吾亦豈必不來耶但黃言太重人情洶洶故如此言之耳

●金誠一字士純號鶴峰退溪門人　宣廟科監司謚文忠

○公在近侍論劾貴近人多畏憚稱爲殿上虎　宣廟嘗問朝臣予可方何主皆曰堯舜之君公以正言對曰可爲堯舜可爲桀紂　上曰何故曰　殿下天姿英睿但有拒諫之病桀紂之亡亦不外是　上爲之改容一日　上曰

近來廉恥日喪何故也公曰大臣不恥受賂小官奚則慮
相守愼進曰臣俟爲邊倅以臣有老母寄一貂裘誠一言
是也 上曰臺臣直言大臣引咎兩得之矣時 上兄河
源君特寵犯法公收其奴重鞫之○庚寅與黃允吉等至
對馬島義智轎行歷階公曰彼陵轢我起還舘義智慚歸
罪擔夫而斬之匍匐入謝及受書契辭甚悖以殿下爲閤
下又有直入大明之語公却之不受曰書契不改使臣有
死而已玄蘇詐以入朝大明改閤下方物字○涪溪記聞
鶴峯使日本强項自持敵人敬服既還允吉等皆曰賊必
來鶴峯獨言不來明年賊來如遇漢高則難免前使十輩

之誅矣魯西日記曰鄭寒岡爲鶴洋銘許以奉使異國大
節彌彰曾受一趨入大明書以来者可謂之大節乎其倡
言賊無來意者蓋承山海之旨也（壬辰亂以兵使曺大
坤懦弱遞之以公代之公馳至木管遇賊公下馬據胡床
呼軍官李宗仁曰汝勇士也不可見賊先退宗仁即馳馬射
假金面賊殪之賊不敢前公移檄郡縣爲戰守計　上以
公前言賊不來解人心誤國事拿致柳成龍救解宗仁又
持捷書來　上怒霽以公爲招諭使起兵討賊後授右道
觀察賊環攻晋州七日夜不得志而退　上特受公嘉善
公憂悴成病癸巳卒于晋州舘後兩月而城陷○日月錄

日鶴峰前有偏黨陷人之失得怪鬼之目於儒林後有奉
使失對之罪貽抗冤之嘆於朝廷到今節制頗得志蓋不
無可取之行亦難以此贖前過矣○兄藥峰克一官司成
弟南岳復一官司成
○秀吉又遣玄蘇平調等來蓋逐年往來以覘我國也書意
悖慢鮮言假途入犯天朝云云尹斗壽言不可不明白具奏
柳成龍言夷虜恐嚇之言不可遽奏朴東賢極言若不奏他
日之禍不可勝上乃遣金應南等奏聞時福建人被擄在倭
中已密報倭情琉球世子遣使報鮮息獨我使未至天朝疑
我議論藉藉閣老許國曾使我國稱言朝鮮必不與倭叛姑

待之未久奏至朝議始釋然云

○金應南回自京師帝勅令我國要結暹羅琉球國等合兵擊日本時中朝客商陳申者還自倭國言関白秀吉將入寇以朝鮮為先鋒又有許儀後者以客商被擄於倭爲薩摩太守所愛潛使所親投書於中國邊帥曰関白并吞八國欲渡海侵大明遂造船庚寅琉球遣僧入貢贈金百兩曰唐征大明以汝為先導高麗貢驛亦以語琉球者語之贈金百兩辛卯高麗入貢催関白速行文書到薩摩高麗聚兵五十萬関白親率五十萬共計百萬限來壬辰起事云云儀後失宗如此而亦出於倭奴挾詐以賛其民也又曰高麗與對馬島相近

三百里順風則一日程其虛誑又如此又與郭安國朱等復陳曰関白命對馬島太守扮作商人渡海覘高麗地勢文書偏行列國先征高麗盡移日本民於麗地唐之天下在吾袖中云云中朝聞之頗以為疑閣老許國言聖節不遠第視使臣之來時應南等之行頗遲於道路許國心憂之别遣家人於路探之及應南入朝招問事情後大悦乃訟言於朝○冬至使李裕仁賫奏再陳賊情畧曰小邦與伊国雖介居東荒無際畔此天地區别醜種也今者伊国為我斥絶聲息茫然而暹羅琉球只聞俱在南海舟船不通無緣寄聲若日本下州島俱係賊酋并懷精忌對馬島陰譎無状前已具奏又遣

韓應寅陳奏賊狀曰下我國被誣事帝降勅獎諭續遣申点
陳謝且陳賊情○趙慶男亂中雜錄曰前者玄蘇等至京書
舘壁曰蜂蝶忘螳捕魚游喜鷺眠此地知何地他年重開逕及臨
還義智曰欲自三陟直渡東海譯官言三陟距京三千里未
可捽至義智張目熟視出我國地圖曰此国豈有千里之境
乎至東萊書客舘曰明年若得東風便六十七州笑談中○
辛卯五月平義智乘船來泊絶影島自言有急報願至京
城面陳不許又與慶尚監司請會又不許言欲通大明若不
奏聞兩国將失和云云朝議方答通信且怒其悖禮不報義
智泊舟十餘日乃去倭人不復至留舘倭亦稍稍入歸一舘

幾空

○壬辰春分遣申砬李鎰巡視邊備鎰往忠全兩道砬往京

黃兩道前冬以金睟爲慶監李洸爲全監尹國馨爲忠監蓋

朝廷憂倭冦擇知邊事者巡察三道日月錄曰𣪍三童子當

一面之重崩敗之患不待賊之犯境而後知之○時倭拜日

患命薦才堪將帥者以井邑縣監李舜臣爲全左水使

○是年秀吉遣其將平秀家行長清正義智等三十四將勒

兵二十五萬歸五十萬渡海倭船四萬餘艘蔽海而來乃四

月十三日也待長爲先鋒直侵釜山時僉使鄭撥獵于絕影島

初謂貢倭不以爲虞俄見賊衆急還城門纔閉賊已下陸圍之

城遂陷撥死之左水使朴泓焚粮械遁去多大僉使尹興等
力戰死東萊府使宋象賢招旁邑兵守城左兵李珏馳到城
中聞釜山之陷曰我是節制將當守本營欲去象賢欲留與
同守珏不聽只留牙兵二十人而去十五日黎明賊大進先
作偶人紅衣青巾背負赤幟帶長釼縛之長竿列置堞間城
中震駭號哭賊揮兵闌入助防將洪允寬中衛將梁山郡守
趙英珪代將宋鳳壽教授盧盖邦等皆死象賢登南樓端坐
不動乃曰隣國之道固如是乎我不負汝〻何至此遂遇害
左衛將蔚山郡守李彥誠等率軍降賊收婦女上樓張樂置
酒〇監司金睟聞賊已過梁山馳赴密陽賊兵大至睟遁還

到草溪移書湖南請兵十七日賊陷密陽府使朴晋力戰斬
數級突圍而出走晋由是知名○李珏還本營無意守備促
裝人馬移送其妻及綿布千餘匹鎮撫有難色珏大怒斬之
退走蘇山驛十八日賊陷金海府使徐元禮草溪郡守李惟
儉遁去○時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望風瓦解賊長驅而進十
七日邊報始至乃朴泓狀啓也柳成龍執泓啓手戰曰李文
靖真聖人也蓋指栗谷進請養兵事也 上以金誠一嘗言
倭不動解人心誤國事命拿來至稷山赦為招諭使〻之起兵討賊
備局啓兵判洪汝淳不能治任軍士多怨請遞以金應南為
兵判以慶尹〻仁涵儒臣懦㥘起復邊應星為府尹○賊犯

左兵營時十三邑兵齊到入城李珏欲空城出陣安東判官尹安性曰豈可棄城而出乎珏從西門出顧安性曰汝等不知賊鋒已滿於彼乎即馳去安性撫劒奮罵珏遂遣朝廷命即所在斬之副元帥金命元捕珏斬之

○命李鎰爲巡邊使以成應吉趙儆爲防禦使劉克良邊璣爲助防將分下中左右路守竹嶺鳥嶺左相柳成龍爲體察兵判金應南副之金汝岉時繫獄啓貸死自隨又以申砬爲都巡邊賜劒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用此劒○嶺南守令引兵赴大丘待巡邊使數日賊報漸近諸軍驚動夜散守令皆單騎奔還李鎰至尚州牧使金澥已遁判官權吉獨留鎰使招

呼留一日收得穀百編伍賊大至鎰敗奔忠州依申砬◯龍宮縣監為伏龍赴兵營遇河陽軍怒其不下馬圍而殺之積尸滿野巡察以功闡陞通政安東府使河陽之孤兒寡婦達使者來遮馬呼冤伏龍有時名故無伸理者一云伏龍方食道邊見河陽軍退罷招詰之蓋兵使令退還聽防禦節制也以寔對伏龍密令曰此非附倭則必逃兵也佯為點閱圍而戮之無遺云紫海筆談曰為伏龍在安東也天將率大軍入府以事怒公欲困使以太平簫三十雙前導衆皆目指公密使人執富民乞小燭臺使人持之如按簫狀與太平簫相間簫聲聒亂天將見之不能逞毒而去其應變如此眉叟撰為

伏龍碑壬辰義縣中兵合醴泉兵三千過河陽遇盜力鬪追
逐得六十人縛而殺之曰若罪當斬立仞則吏有賞斬其首亂
者三人前驅未至慶州止舍夜盜急擊官軍其前擒者皆棄
之乙未李文忠體察南方有河陽人訴之曰某任龍宮時領
兵到阿大驛濫殺河陽之人體府按驗其伏盜黨得攀緣士
大夫以爲援據而吏革面反訴如此李公執其反訴者斬之
云伏龍字見吉彌俱庵官監司○以右相李陽元爲守城大
將起復金命元爲都元帥守漢江時李鎰敗報至內間已有
去邠之意而外庭不知理馬金希壽到賓廳與領相李山海
耳語云云○宗室請勿棄都城 上曰宗社在此予將何適

命抄發坊里公私賤胥吏三醫司分守城堞計入三萬人董七
千上番軍行路逃散過半○大臣請建儲以係人心以光海爲
世子○徵京城黃江咸平五道入援吏判李元翼爲平安都
巡察知事崔興源爲黃海都巡察先往撫綏以備巡幸○申
砬到忠州金汝岉請守鳥嶺不從賊踰嶺又請據高阜又不
聽出陣於彈琴臺前兩水間以須賊至勢如風雨砬與汝岉赴
江死軍屍蔽江後李都督如松過鳥嶺嘆曰有險如此不知
守申總兵可謂無謀矣初砬有輕倭意 上曰邊帥每言倭最
難制御何易言也帥若在予豈憂哉○四月晦曉車駕西巡
初申砬既去都人日望捷音廿九夕敗報至滿城震動 上

御東廂地坐大臣請韋平䙡請兵天朝以啚收復分遣王子
呼召勤王臨海君往咸鏡金貴榮尹卓然從之順和君往江
原黃廷彧黃赫李墍從之世子隨駕右相李陽元留都領相
李山海柳成龍等以扈從出俄而朝士盡散更漏不鳴及駕
出禁軍奔竄昏黑互相觝觸出敦義門到沙峴東方向明是
夜天雨夜黑中殿獨與侍女十餘人步出仁和門都承旨李
恒福執燭前導至石橋雨大作圻伯鄭徵追到扈從次碧蹄
少須即出從官多落後不至終日雨注宮人騎弱馬以物蒙
面號哭而行到臨津日已昏命焚津之南麓丞廳以其火光
尋路初更到東坡驛坡牧許晉長湍守具孝淵以支待來待

扈從之人終日飢乱入御厨攘奪以食將闕 上供差員惧
而遁翌日 乘輿將發朝士盡散適瑞興守南嶷入援軍數
百馬五十匹先到頼而始發臨行司鑰出曰宮人兩日不得
食療飢可行索軍人所持粮大小米并二三斗以八午至招
賢站海伯趙仁得設帳迎百官始得食夕次松京〇車駕出
城乱民先焚掌隷院刑曹盖公私奴婢文籍所在也又入內
帑搶掠金帛焚景福昌德昌慶宮無一遺者歷代寶玩及書
籍案錄史草日記皆灰燼又焚臨海君宮兵判洪汝淳家皆
不待賊至而爲我民所焚松窩雜記曰我国立法公卿庶人
家舍間架有定制如或僭濫則漢城府巡檢撤毁中葉以来

國不能禁人不顧忌公卿之家擬宮室士庶之室同公廨王
辰之亂蕩爲灰燼物感而襄固其理也○臺啓領相李山海
誤国罷職柳成龍爲領相以尹斗壽崔興源爲左右相斗壽
自謫所承命赴召即拜相○命盡釋黨人鄭澈等召赴行在
時上御南門慰諭父老民有請召鄭政丞者 上有是命
○朝廷聞賊尚未至京追咎去邠劾罷柳成龍以俞泓爲右
相○五月初三日賊入京城初賊分三路以進一路由梁山
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善山至尚州一路由左道長鬐機張陷
左兵營由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興軍威比安龍宮聞慶與
中路兵合踰鳥嶺入忠州又自忠州分二路一趨呂州渡江

由楊根渡龍津出於京城東一趨竹山龍仁至漢江之南又一路由金海星州知禮金山出永同陷清州直向京圻旌旗劍戟千里相連所過設柵以守夜則擧火相應所過列邑留酋稱宰誘聚愚民散給倉穀兼造名牌以表降附以此民多從之每三十里置一陣以備路梗時都元帥金命元在濟川亭望見賊至沉軍器於江變服以逃從事沈友正固止不從李陽元在城中知城不守出走楊州江原助防將元豪守呂州賊不敢渡巡使柳永吉召還本道賊撤屋材聯筏以渡於是三路賊皆入京○芝峯類說壬辰倭有一將入處宗廟不得寧處移于南別宮又健元陵丁字閣麻田崇義殿鳳山客

舍屢火而自滅終得無恙異哉小公主宮為義安君新宮倭
酋久居今為天使接遇之所○金命元至臨津啓請徵京圻
黄海兵守臨津以遏賊西下之路副元帥申恪遇賊于揚州
敗之斬六十餘級自倭入我國始有此捷人皆踴躍命元在
臨津啓恪擅自他適違宣傳即斬之既而捷至朝廷使人追
不及命韓應寅赴臨津備賊命勿受命元節制○韓應寅金
命元之師潰于臨津時賊陣于南山相持十餘日賊焚廬幕
為退遁狀申硈渡江追之命元知其不可而朝廷勿令受己
節制故不顯言刘克良止之硈不聽克良曰大將已渡我何
敢後隨渡賊大至硈渡未半而溺死克良力戰死命元應寅

還行在賊遂西下○時全羅道勤王兵中路叛歸王果衆推
趙仁邢大元爲盟主據岑嶺作亂淳昌倅金國禮獲趙仁等
斬之○時有旨到湖南使之密通嶺右來援有旨干片薄紙
細書艱得成樣見者莫不揮淚○三道軍五萬皆潰於龍仁
全伯李洸忠伯尹國馨嶺伯金睟皆文人不閑兵務先鋒將
白光彥覘賊還告急擊賊伏起光彥及助防將李之詩古阜
倅李允仁咸悅倅鄭淵等皆死翌日洸等進兵　敎山賊知我軍怯使數人
揮刀鼓勇三道軍望之大潰三巡察堇以身免各歸其道○
賊渡臨津淸正向北道行長向西路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淸
正使被擄人向導從山谷出鐵嶺北〻兵使韓克誠戰敗被

執時順和君避賊向北與臨海君俱至會寧矣會寧人鞠景仁
叛率其黨縛臨海順和兩王子以迎賊從臣金貴榮黃廷彧
黃赫監司柳永立等皆被執李塈留江原尹卓然稱病從他
路皆免南兵使李渾為我民所害永立脫走行在郡邑皆沒
于賊永立逃歸其母尚留倭中永立以為忠孝俱屈納鷹乞
還賊許之○初七日車駕離松京入平壤倉卒留 宗廟神
主于穆清殿有宗室一人號泣以啓於是達夜馳進奉還寄
齋雜記曰時禮判鄭昌衍以為 太廟神主載之馬上多至
五十餘匹倉卒必有狼貝不議大臣安厝於穆清殿之右室
寶山驛宗室海豐君耆等執領相尹斗壽手哭曰公以大臣

攸司棄廟主而不之覺乎古今寧有無廟社之国乎斗壽曰微公言国不國矣遣禮官陪來追到平壤○遼東都司使鎮撫林世祿来探賊情 上接見于大同館盖遼東聞倭犯我未久車駕西遷倭兵追至平壤或疑先導有此來覘云○時平壤城中民聞 上欲出避各自逃散閭里幾空 上御館招集諭以堅守之意父老痛哭承命招還入城及賊見形於大同江邊宰臣盧稷等奉 宗庙護宮人先出吏民作亂至於墜落庙社主指諸大臣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国祿今乃誤国欺民耶婦女老幼號呼曰既欲棄城又何紿我入城使魚肉乎亂民塞街袒臂不可禁監司宋言愼摘發倡言三人

斬於大同門外餘皆散去時賊至大同江已三日矣賊以木
末懸小紙揷江上乃平調信與李德馨書也蓋欲面議講解
云德馨以片舟會調信于江中玄蘇曰借一路使倭達中原
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各罷去久賊數千結陣江東崖上
○上欲去平壤朝臣多言入北關便 上從之 王妃王子
先發留尹斗壽金命元李元翼守平壤柳成龍以接候漢官
仍留平壤大臣崔興源鄭澈俞泓等從 上次肅川李恒福
力爭曰進駐義州迎接天兵不幸則內附徐圖復國未爲失
計北關只有一路窮蹙則胡地外無可往 上曰當如卿言
中殿行遠速追回時 中殿行聞賊已犯北而還會于肅川

上次寧邊又次博川○賊耀兵于全州監司李洸遁去慶基
殿叅奉洪汝栗奉 太祖粹容泛海走至于 行在所 上
迎笑奉安于妙香山寺除汝栗六品職後光海甲寅還奉安
于全州慶基殿○倭奴掘箕子墓深一丈堅不可鑿俄而冢
畔自壙中出賊懼而止○平壤陷初金命元望見賊警備頗
息抄精兵渡江前突賊大至我軍退走競船濟死甚衆餘軍
泝玉城灘亂流而渡是夜尹斗壽命開門盡出城中人沉軍
器于池中斗壽以下由普通門出走明日賊入城敗報至博
川 行在所乃促駕發向嘉山命世子奉 廟社主別由他
路收召四方以圖興復領相崔興源以 上命從世子俞泓

自請隨行　上不答自從之尹相斗壽自平壤未還唯鄭澈
以原任從駕至嘉山夜已五鼓矣駕次甫川急報至促駕發夜
已二鼓天雨路濘侍衛不滿數十兵判李恒福曰前衛甚踈
吾屬不可在後遂策馬先到至甫川城中民皆驚散駕次定
州時李恒福請留數日以待賊報先發一使慰諭義州父老
恒福又言漢南必謂車駕渡遼煽変思亂宜發使諭以起兵
勤王自是朝命始通湖嶺○初京城失守李恒福言于朝曰
我國之力無可為不如具奏天朝請援廷臣皆以為透瀾或
云天朝為肯出兵或云假令出兵當出遼廣兵馬必憑凌攪
暴此策決不可行也李恒福與李德馨極陳利害　上允之

天朝先使林世禄来探也尹斗壽戲謂李曰此令公客也未
幾賊至大同江李恒福與李德馨自請单騎入遼東請兵
上遣李德馨往恒福解所乘馬與之曰兵不出索我於重泉
無相見也德馨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再不渡鴨水也
公至遼泣訴都按察使見其辭語慷慨未及　上奏便宜遣
祖承訓等○中朝使宋国臣奉咨来時訛言不息中朝不能
無疑國臣曾從黃憲来自言詳見国王中朝遣之與　上會
于宣川歸報云的是真王非假也先是甲點奉使在京聞倭
犯本国即訴于兵部尚書時皇朝議論有三其一堅守鴨緑
以視变其一夷狄相攻中国不必救惟石尚書力言朝鮮事

同因賊不可不救議遂定先發二枝兵使摠兵祖承訓遊擊
史儒將兵七千救之又以銀三萬兩付點賜行朝○天將祖
承訓史儒等進薄平壤遇大雨乘雨攻七星門賊突出鳥銃
亂發史儒中丸死承訓僅以身免收兵北去賊氣益驕投書
有羣羊攻一虎之語聲言朝夕將西犯義州人心洶洶初遼
左訛言我國導倭入寇兵部遣黃應陽來覘始甚疑之李恒
福在京時已慮有此袖辛卯倭酋慢書來乃示之黃見書大
慟曰貴國爲中朝替受兵禍反受惡名具以稟歸報遂發遼
東兵先至至是軍敗反誣我助倭遂遣大臣赴廣寧卞誣先
是摠兵楊紹勳移帖云既不以社稷爲重遠避棄國則軍民

亦無戰心欲求不潰難矣國王立心果係如何終於執迷貽
笑萬世及承訓敗報於紹勲曰方戰之時朝鮮軍一小營援
頓於賊紹勲又移咨詰責○二十三日車駕到義州從官追
及者只數十人渡江之意已決尹相斗壽一日五啓不聽乃
移咨寛奠堡願內附兵部覆奏以待天兵之援又呼召勤王
爲恢復之計萬一危急固請奔入宜令容納亦須量名毋過
一百云云○初賊船蔽海右水使元均沉戰船于海欲下陸
奔避玉浦萬戶李雲龍止之雲龍退在露梁賊跟追均用裨將
李英男之言請左水使李舜臣率板屋船四十餘艘約右水
使李億祺合兵遇賊於見乃梁大戰賊敗遁釜山不復出捷

明[illegible]舜臣正憲億祺均嘉善先是平行長到平壤投書日本
師[illegible]餘萬又從西海來未知大王龍御自此何之蓋水陸合
勢之計也國家中興由此一戰之功舜臣因率三道舟師留屯
閑山島以阨賊西犯之路也是役也李雲龍以單舸赴全左
水營進言曰賊兵充斥水使均力不能支願乞全師以勦之
不然嶺海已矣禍及湖南矣舜臣憮然相顧光陽縣監魚泳湛
奮然曰嶺海盡沒則明日之事何以當之不救人患坐而待
賊不幾於懦㤼乎舜臣沉吟不答翌曉召泳湛曰水道深遠
無人經試此可慮也泳湛曰此則小將當之舜臣喜即以泳
湛爲先鋒并李億祺兵船發向路梁與均相會至閑山島大

洋合戰賊船盡沒泳湛爲先導追及加德前洋破賊船百餘艘獲大船設層樓垂紅羅帳中有銀金屛得金圓扇一柄書曰六月八日秀吉著書右邊書羽柴筑前守五字左邊龜井流〻守殿六字蓋秀吉符信之物所斬者是筑前守也泳湛論功只陞堂上邊人惜之○史議李廷馣守延安端川守姜燦糾合義旅屢挫賊慶尚兵使金誠一奏捷於尚州光州牧使權慄大捷於芦嶺慶州人崔震立獻捷金堤守鄭湛海南守邊應井戰於熊嶺死永川人權應銖燒殺賊於郡內復永川左兵使朴晋大戰復慶州助防將元豪殲賊於亀尾浦戰死李廷鸞糾率義旅將赴亂按使啓攝晋州事治守禦具西

向痛笑人皆效死賊不敢攻廷鸞嘗以莽卓目汝立為其所
排登科不顯至是起義○九月游擊沈維敬來承訓敗績後
石星以維敬本浙民素諳倭情假遊出送既至馳入倭營行
長陳兵威以待曰大人在白刃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
加也惟敬因與為約故報聖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為期倭
不得出平壤十里外朝鮮人無入十里內立木為標而去過
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群言將飲馬鴨綠人心益懼日月錄曰
惟敬誠言天朝以百萬兵來壓境上且責玄蘇曰上天好生
爾既剃髮為僧何乃從逆夷戎屬國耶玄蘇叩頭曰中國有
中峰祖師四代孫曰四明禪師嘉靖十八年我師入朝拜四

明禪師爲弟子天子欽賜袈裟一襲鄙生得傳衣鉢豈敢助逆乎本國久絶於天朝欲假途朝鮮以求封貢反集兵拒我致有今日惟敬曰爾等悉誠思順則天朝何惜封貢行長等唯々鮮寶釼錦袍爲餽惟敬遂約立標木啟報帝命内閣九卿會議諭令還城郭土地王子陪臣後許納款否則當以百萬兵往討之十月惟敬再来入平壤宣帝命仍以小帽數百頂遍賜倭卒嘿知其數遂告于提督用兵稱加倍云小說曰天將沈惟敬倭僧玄蘇皆老人用眼鏡能讀細書乃我国所未曾見也○時帝遣行人薛藩宣慰王上于行朝勅書曰已勅邊臣發兵救援專遣文武大臣二員統率遼陽十萬精兵

徃助討賊云云 上迎江上奉勅痛哭羣臣皆哭是年客星見於天倉過甲午乃徵即天兵來援之兆云初神宗皇帝登極於 上之五年諱翊鈞 上乃改初諱以今諱夫神皇護我王之徵已定於御諱豈非天乎時藩留行在所先以書報天朝曰愚之所深憂者不止疆場而恐內地之震動也夫遼鎮京師之臂而朝鮮遼藩鎮維也二百年來福所常遭倭患而遼陽不聞有倭寇者豈不以朝鮮為藩蔽乎若使倭奴拠有朝鮮則遼陽不得一日安枕矣倭寇佯言視兵鴨綠朝鮮臣民彷徨無措幸得沈維敬約 日援其侵伐然我以此術愚彼亦安知彼非以此術愚我乎其人狙詐狡猾方陷平

壤之日則曰假道報仇今則曰欲假道朝貢方以不得與中
國抗衡為千古至恨忽又以沈維敬可通朝貢為幸倏然為
嫚罵之辭倏然為恭順之辭其詐難憑且十年一貢自有常
期向由寧波府亦由貴州地今挾朝鮮以要我盟臣恐重驛
來貢之意不如是也臣謂調兵征討不宜頃刻緩也○天朝
兵部奉聖旨遼東鎮撫官發兵二枝發銀二萬兩赴犒軍兵
部添遣將駱尚志南兵屯江邊我國繼遣沈喜壽等請速救
於遼東冠蓋相屬大兵不時出又遣鄭崑壽等如京師請援
崑壽詣兵部尚書石星前痛哭哀籲尚書亦泣下曰秦庭七
日哭蔑以加矣尚書力主發兵崑壽回自京師兵部題准給

馬價銀三千两許令買運弓面火藥等物○十二月天朝大
發兵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為經畧員外郎黃裳主事袁黃為
贊畫往遼東提督李如松為大將章三營將李如栢張世爵楊
元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渡江時如松駐遼不肯渡
吏判李山甫詣軍門請急濟師提督以酒食待之山甫君父
在草莽敢當威禮乎下庭痛哭提督感之促師渡江兵至安
州柳成龍迎于晴川江袖平壤地圖指示兵所從入之路提
督以朱筆誌其處且曰倭但恃鳥銃我用大砲何可當郎扇
面題詩寄成龍曰提兵星夜渡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明主
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

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筭夢中尚憶跨征鞍提督使副摠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紿倭奴曰天朝許和沈游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云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還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時癸巳正月初吉也倭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出迎沈游擊於順安查大受留與飲伏起擒斬賊始知兵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川日暮下營順安戮倭之報至於是提督即以毅氣赴順安諸營陸續進發明早圍平壤攻普通七星門以大砲火箭攻之賊不能支其夜賊遁平行長平義智平調信玄蘇等連夜遁○申東陽嘗曰見時聞宋經略出來視於慕華館經略衣紅袍乘八人轎李都

督如松以下跪迎于道傍經略不下轎過去都督自牽其馬
随後步行良久乘馬中国文武體貌如此○時斬倭一千二
百八十五級獲馬二千九百八十五匹軍器四百五十二件
救出被擄男女一千五十口捷聞　上曰今此天兵之出由
於鄭崑壽之陳奏也○中和開城諸賊皆遁入京師懲平壤
之敗盡殺城中民庶焚燒公私廬舍
癸巳春正月二十四日提督追至坡州查大受等擒斬倭百
餘級於昌陵外提督只率手下千餘馳赴之賊示弱誘之兵到
砥峴適天雨泥濘提督馬陷泥中賊伏兵四起斬殺提督爲
殿而退雖隱其敗神氣沮甚時提督標下李有升勇士八十

餘人俱死提督招有升壻王審大慟曰好男兒爲我死矣暮還坡州明日柳成龍李薲等請更進如松示奏草有曰賊兵二十萬在王城衆寡不敵又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云云張世爵尤勸退只以足蹴李薲而叱退二十九日諸營悉退開城府成龍等更請進兵提督曰天晴路乾則當進會邊報至清正將自北道襲平壤云時都督已有還意仍言平壤根本不可不救二月提督遂還平壤提督一日出示赤壁圖李德馨作詩曰勝敗分明一局棋兵家最忌是遲疑須知赤壁無前績只在將軍斫案時語有規諷天將頷之○全監權慄大敗賊於幸州查大受遣人視戰處嘆曰外國有如此良將也

○四月賊秀家等盡殺京城降民撤兵南下日月錄曰賊將
退密謀盡戮都民結縛成列倭奴自上斫下我民受刃至盡
有一人解縛而走旁坐將死者皆止之曰使倭知生大事矣
我國之民雖甚懦弱何至於此耶翌日提督自松都入陣京
城時滿城灰燼獨小公主宅秀家所止故見遺提督館爲柳
成龍等請追賊提督使李如松率兵出漢江日暮如柏稱疾還
○時經略宋應昌答其依違督追賊如松見應昌盛言賊熾
應昌信之反欲講和送沈惟敬於虜中議和又使周弘謨徐
一貫謝用梓搶作天使諭賊往來相續是月十九日沈惟敬
等與沈思賢自江華到龍山清正行長俱會船上各請和約

而收兵回去○秀家行長等踰鳥嶺不設兵伍以沈惟敬及兩王子金貴榮等騎馬前導聚美女才人日夜作樂以示凱還及至聞慶又還鳥嶺如是再三遂下嶺南自蔚山巨濟金海熊川凡十六屯皆依山據海不肯渡海天兵環四面不敢進攻劉綎屯大丘吳惟忠屯善山祖承訓屯居昌駱尚志屯慶州粮餉天兵民力益困生進士子充定監官支供時天朝參將呂應鍾以詩寄湖南監供士子曰毒世妖蛇走大海吞人暴虎入深山追兵百萬成何事饋餉徒傷百姓錢○體察使鄭澈俞泓等率將士入京城收掃陵寢極目丘墟金命元歷景福宮基址作詩曰蒲芽初嫩柳眉分太液傷春帶夕曛却羨

當時杜倭老江頭猶見顧千門〇遣鄭徹柳根等奉表謝救
復王京〇秀吉聞行長等敗於平壤諸賊退還大怒舉新兵
出屯于肥前州及見沈惟敬聞結和之言便懷羈縻誤我之
計許還兩君大臣且遣使與維敬還詐上表畧天恩浩蕩遍
及遐裔之蒼生日本微杳咸作大朝之赤子控訴無門不得
已而搆怨飲恨有日非無謂而用兵且朝鮮詐僞存心虛瀆
宸聽若日本忠貞自許敢懷迎刃云云又曰今此一將小西
飛彈守陳布赤心冀得天朝之寵章以爲日本鎮國寵榮云
云沈維敬等自日本來攸僧人贈詩末句云江山自古無真
主日月如今不大明六月倭人送二王子及金貴榮黃廷彧

等時惟敬與倭將飛彈守至王京提督謂曰甯等雖請欵朝
鮮二王子猶未還將何以復命飛彈守即差官往釜山營取
回臨海順和貴榮廷彧等廷彧以狀中不書屋字置對編管
吉州○関白以前年見挫於晋州之故令諸將悉力攻其
城十月十五日賊將清正等合兵三十萬水陸并進圍晋州
陷之金千鎰崔慶會黄進高從厚等皆死之軍民死者六萬餘人倭變
以來未有如此戰之甚者也時賊分兵散出焚畧搜殺全羅
諸軍皆潰明將宋大斌等禦之賊退大斌與我軍還南原時
叅軍呂應鍾亦到與金復興從容叩曰時變至此何時太平
應鍾曰又有一事不可言者卿若聞之失聲痛哭無所去矣

天下将大亂我亦從此亦欲入武夷山中矣應鍾號繼菴字
太和所言中於戊午以後宋大斌登廣寒樓作詩曰戰罷歸
來倭倚樓洗兵飲馬大溪頭八山草木千年勝四野烽烟一望
收破竹已乘今日勢採蓮猶憶舊時遊明朝追逐嚴諸部萬
里勳名正此求自誌曰大明游擊廣德宋大斌大捷于南原
星宿嶺次樓韻○令諸道人民權服華制各其道內大小則
黑衣窄袖禁軍以下則去笠子戴小帽欲倭知天兵益至也
○八月李如松引兵還時李如松宋應昌從沈維敬約和回
奏曰倭奴已盡渡海只有一二陣留釜山待封命請撤還遼
陽詔班師只留劉綎兵萬餘屯守本國○九月宋應昌還以

前奏賊悉奉天朝約束請撤兵還駐遼東故也○十月車駕
自海州還京內殿留海州分遣香祝祭告名山大川教人民
書畧曰三都潰裂始誠出蒼黃之計匹馬飄零初豈有朝夕之
慮五陵鍾簴久廢月遊之衣冠十代園陵永洒寒食之麥飯
又曰城郭猶存向山河而慘目威儀復覩對父老而傷心天
將啓泰而先否盍圖濟乎艱難事必涉危而後安冀勉勵於
終始蜀中之駕雖返會稽之膽猶嘗云云○貞陵行宮即亾
賊屯據之所也腥膻污穢不宜寢處無所寄寓姑為臨御教
曰此室決不忍久處舊宮城西畧構草家欲為移寓此何等時
敢大廈乎時三闕俱燼以貞陵洞陽川都正家桂林君家為

大内沈義謙家爲東宮沈連源家爲宗廟又以附近大小人家爲闕内各司乙未丙申間就路之東西邊建門用木條作栅名曰時御所李白沙爲兵判始築長墻以成大闕規模丙午將修景福宮前縣令李國弼疏極言景福不吉宜先造昌德宮朝廷從其議宗廟則戊申秋奉安本闕己酉冬畢役○變初倭誘愚民不殺掠故避亂人相率投入殆滿城矣癸巳天兵進逼倭始憤恚乘夜盡屠城内人乃正月二十四日也每年是日陰曀愁慘蓋寃氣使然因飢饉癘疫又死十八九蓋生民一大厄會也數年熒惑犯積屍氣又判尹任說建議四山之麓民多侵耕築小垛以限之望之纍纍如叢塚築未畢遇兵亂

癸甲間民死曳棄有平安道僧毀人収屍骸多作大坎而瘞之惡在城東人以為築埰之應亦可怪也○天朝叅将呂應鍾善推歩在善山以倭字占字中有木字金克木當以正月初八日金日已復平壤元帥金命元之不敗亦應此兆字邉有人字傍人不住故失住無定也字上有禾字夏月當成事下有女字難化者婦人但禾音和女子成好字和好之說亦必有矣云〻○乱初人有以焦湯卜得訟卦云文巧俗弊将返大質僵屍如麻血流漂杵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干戈乃止蓋是時男丁死三、或男長而不識父者或女子為唐兵所汚生子不知父其驗如此日月録以為天朝推毀者卜之如此

○壬辰變出倉卒我國殆無乾淨惟湖南一道湖西右道獨全士女多歸之且倭以我人嚮導故無遠不到故所謂幽險之路反爲騈死至於北道地如瓶項一入不得出反不如平地奔避之爲逾○於于野談曰余姊洪夫人承旨瑞鳳母夫人也壬辰亂其妻祖黃府院或陪王子向北道子承旨姊從爲謂瑞鳳曰擧國波蕩無地着生爾獨奉大夫人安之從我家而北兩家可資各邑以糊口瑞鳳歸告母夫人〻〻曰不可國失其守王子所向賊鋒攸指況失衆心爲怨藪爾聘家處事多謬吾一家寧爲餓鬼不願爲無頭鬼遂入淮陽山谷間其後黃陷賊而洪獨免焉○尤庵集曰壬辰余諸父與判

書公麟壽子孫議所以處神主曰與其遷奉而行身死賊而
棄之道毋寧安於祠堂後生還則可依舊奉安矣議定判書
公子孫當夜諱人埋安鄕人認爲貨而掘發余諸父則當晝
掘坎納主龕中拜哭鄕人驚會良久掩土人皆知爲神主故
得免掘發之患此不可不知○菊堂俳語曰南師古一日過
榮川朴姓人家時宿雨初收白雲橫帶小白山腰南曰此祥
雲也不久當有兵火而豐榮爲福地也壬辰倭至豐榮去鳥
嶺不遠而賊終不入○眉叟記言曰太學上舍鄭斗者居晋
州號東山翁通禽獸語入山中吹律鳥獸來馴翁死遺命不
久東方大亂指東山路傍曰我葬於此語其子曰至某年汝

死汝葬無人與其無葬寧有遺骼於此人莫知其故也及壬
辰倭亂其子遇掠於此無收葬者然後莫不曰異哉何前知
如是神也鄉人至今言之又曰陶丘公李姓名濟臣少與金
範襄紳爲友好詼諧放歠傲玩自娛嘗遊天嶺與太守遇食於
郊忽曰非鳴有羣蓋飛躍而上如有神爲公曰此不食肉之
兆時 榮靖王艶家富饒盡散與貧交曰不久東方大亂雖
厚積無所身之後果有倭乱七年又自言死期死之日早朝
問曰巳時乎巳時倏然而化○上還京教曰兵發死者何限
意民過半縞素入都之日都民填街未有服喪此必亂後倫紀
廢墜其令糾檢○破寂錄曰壬辰之亂成判書泳以前承旨

守喪在鐵其時監營以成權牧驪非朝命而亂極不敢辭朝廷聞之令兼江原巡察洪撥使恩敷居母喪避兵路過成々怒其不即下馬拏問之曰汝是朝官當此國亂何敢私避兵乎洪曰父母喪重何敢私自起復欲降于倭則人理不可忍故如是避兵行耳成面慚發馬而成叔父前承旨世寧降倭以女嫁倭平秀家成之起復亦非朝命故洪以此辱之人聞而快之

○變後得倭首一級勿論公私賤許登科飢民多不係首雖納真倭首多買於人而上之或有爭價相訟而亦陞二三品賊者矣嶺南有一斬頭及第縣守設宴榮之人有詩曰飢民頭上桂花浮紅紙牌中寃血流太守慶宴知有酒盡仍餘瀝

慰啾〻○癸巳倭退後饑殍滿城教曰飢民無術可濟予仰
天痛悶欲死不得御供米一日六升云宜除三升送賑廳時
庭試及第崔岦沃放榜日戴賜花持紅牌就賑喫粥○大駕
在龍灣時李五峯製教諭有曰龍灣一隅天步艱難地維已
盡予将何故人情已窮理宜思復秋凉在動邊地早寒瞻彼
長江亦流于東思故一念如水滔〻天生李晟復城闕之有
待日望張巡報園陵之無缺云〻旨意悲惻湖南聞者莫不
流涕日月録曰趙慶男詩曰鳳闕生禾黍龍灣滯羽林漢儀
何處見周道竟難尋望北孤臣泪思東聖主心十行哀痛詔
看過意沉〻其人必有忠憤過人者丁酉慶男起義兵云○

上久滯龍灣有詩曰國事蒼黃日誰能李郭忠去邠存大計
恢復仗諸公痛哭關山月傷心鴨水風朝臣今日後尚可更
西東又 教曰朝廷若無一私字則秀吉之頭可致於麾下
矣○芝峰雜說曰史官薦謂之秘薦焚香告天誓文曰舉非
其人天其殛之重其事也壬辰亂奇自獻以翰林在行在只
薦一人不用誓文跪告天曰因亂乏人不得備薦云聞者大
噱又曰成均官正錄廳自古上直官記時政名曰玄冊藏之
櫝中自亂後廢之
○日月錄曰初王世子自平壤辭大駕痛哭分路率領相崔
興源等奔寧邊又移定州仍向伊川關湖南義兵將勤王手

書于金千鎰曰遠離大駕今已千里西望涕泣而已又自伊川幸谷山又幸江東還入寧邊教諸道義兵有曰龍灣何所吾閔三旬浿江無人誰抗一葦難違奔竄之餘隔龍顏於千里收拾散亡之際保漢儀於一城黃慎所製○世子之駐伊川也前府使金潰起義兵於朔寧上既行朝請禪位于世子曰天命人心已絕于一殿下云云日月錄曰當此之時怪兒輩倡出此等無倫之語以脅君上日後延及之禍不可勝言矣○時參判成渾赴召到伊川世子命渾視金潰渾世子駐成川時便宜拜渾檢察使上召渾渾請入朝大朝世子許之遂自公朝入覲初李弘老聞渾赴世子召譖於上曰渾負重望已

敀於世子事無可為矣及入覲行朝又議曰渾之来為世子
圖内禪云〻時世子移駐龍崗癸巳三月車駕还御永柔東
殿追至八月車駕移駐海州命禅位于世子政府率百官累
啓止之啓辞見簡易集又西崖行狀曰乙未八月 上命大
臣聽政於東宫議言入也領相柳成龍率百官伏閤月餘始
蒙允日月録此条録於丙申五月
是年十二月帝遣行人司憲降勅慰諭畧曰王以大兵駈賊
出境還師舊國朕心深用嘉悅又惟該國世〻憑席寵灵宜
益冨強乃者倭一入王城不守社稷丘墟追思丧敗之由豈適
然之數哉或言王偷安細娛信惑羣小不恤民命不修軍容

啓侮誨盜已非一朝弟未知王新從播越之餘放見故宮之禾黍與素服郊迎之士衆噬臍疾首何以爲訃大兵且撤王今自適國而治之尺寸之地朕不與焉其可更以越國救援爲常事恃之不設備則處堂層火行復自及倖有他變朕不爲王謀是用預申告戒以古人卧薪嘗膽之意爲勉繼自今存三治亂之機在朕其戒之愼之云云司憲稱中朝所令世子駐劄兩南總理軍務蓋從宋應昌奏也經理宋應昌題本朝鮮世子靑年英發該國臣民傾服令居全慶等處會劉綎協守已奉聖旨云云是月二十六日王世子下湖南撫軍體察尹斗壽及諸宰從之○時帝命東征班師以宋應昌等倭

奴盡撤之言也我國遣黃璡奏賊情應昌攔止之不得達又
遣金晬陳大明將士欺蔽之狀○經畧宋應昌罷以顧養謙
代之應昌以主和爲給事中許弘剛所劾致仕回籍似因金
晬奏聞也○金晬之行奏發將相欺蔽之狀將相大恨至發
君臣狡詐以怨報德等語中朝有給事中魏孝曾者上本有
分劄易置等語石星持不可於是遣行人司憲奉勅宣諭且
察我國事時經畧宋應昌在遼東出魏本示尹根壽曰朝議
如此汝國將何以自謀汝啓告汝王善爲謀根壽啓進其本
大槩以爲朝鮮不能禦倭當分其國爲二三視其能禦倭者
付之云云 上曰予久知有此事故欲退避今果然矣及司

天使至勅旨有曰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自今王其自治
之脫有他變朕不能為王謀也　上受勅謂柳成龍曰恨不
早避翌日　上與詔使相見袖出一帖陳病不任事欲傳位
世子詔使手書答曰王既有是心當具上本憲一行人何敢
主張明日柳相率百官呈文于詔使時戚遊擊在詔使所語
柳相曰詔使意回無他慮矣始柳迎詔使於碧蹄詔使曰俺
等到京當有新舉措矣是時危迫不容呼吸天使召大臣主
兵將謂曰天朝諸將擾害地方朝鮮人言倭賊梳子天兵篦
子信乎曰必中國造言者所為也司憲留七日還去○西崖
雜記曰尹根壽持宋經畧諭本國陪臣劄付而見余高聲笑

曰侍郎劉付明朝將捉朝堂公等何以處之余曰劉付應非本國陪臣所預聞今公不合持來明日尹以劉付余〻却不視曰往畧若公言國事則當移咨於　主上今無咨而有劉不見爲冝其日上引見臣出示尹所進親本云〻○遣尹根壽請封世子禮部覆題俟國寧謚另議優處封典未輕許云〻○世子至全州還駐洪州湖西賊宋儒真嘯聚刼掠公朝諸臣議世子還朝李恒福駁其非許世子從之賊亦尋平世子欲往水營使恒福往視還詭對不可駐或疑之恒福曰永保少主居之恐啓異日蕩心

甲午二月世子自全州還公州〇先是沈維敬挾倭將小西

飛持関白降表而去皇朝不信留小西飛于遼東時經畧宋
應昌被劾去新經畧顧侍郎養謙來之劉綎與吳惟忠駱尚
志王必迪等合萬餘兵駐劄星州我國困於饋運重以癘疫
死亡殆盡劉軍移駐南原又還都城仍西去駱尚志宋大斌
等皆還去南方民心益懼○命遣許頊奏倭情反覆和不可
恃顧摠督在遼東上項不許前進移咨我國改許頊賫奏姑
講和其畧曰皇上之恩亦已過矣倭奴亦請降且乞封天朝
正宜許之爾爲倭請封則倭感中國而德朝鮮必罷兵而去
倭去而爾國君臣卧薪嘗膽安知無報倭日也今爾國粮盡
人相食又何時而請兵乎其辭縷縷千百語朝議不決抑相

成龍與牛溪同入對牛溪曰我國既不能戰又不能守只禁
中朝之和似是失策全伯李馣請從顧咨狀啓適至即甲午
五月也左右爭言廷馣可斬牛溪曰此人未可罪　上盛怒
柳相不敢發言而退顧揔督移咨揔督報甚急　上意猶難柳
成龍累啓乃許奏一如顧指○時　上有詩曰一死吾寧忍
求和願不聞如何倡邪說敗義惑三軍　上又題壁上彼哉
々々又嗟呼古之徵士繫漢鼎於一絲今之徵士斷國勢如
一髮仍傳曰今日朝廷皆爲渾邪說所誤榜示朝堂渾待罪
再疏辭職不許欲又疏而惶懼退歸田里戊戌卒○石室語
錄曰石尚書諸人宗主救東之論經年用兵中國疲弊群議

敀答故將相乃欲以受降之計彌縫之平秀吉則倔強依舊
玄蘇等有納款之意只爲對馬島地耳故必欲與朝鮮共和
我國之道義不與賊和而既不能戰守只仰中朝將相ゝゝ
之意不敢不從故顧咨之來大小莫不以爲當從而獨 上
意難之三司攻和之論不過依 上旨激發耳會西集白天
兵壓後惟敬在中倭賊自請封貢戰亦將相和亦將相我國
不能爲其有無則軍門之不務決勝徒事請封雖可恨亦未
如何矣我不自量徑訴將相即金睟奏發將相欺蔽事也顧
揔兵乃棄疾於我若從之則物議爲非若不從則激惱將相
此當日廟計罔知善者也當時竣議者以爲顧咨決不可從

若賊来則寧渡遼而已石室語錄又曰渡遼之後天朝待以
寄公之禮則君臣得免矣若以他人命立東國則宗社之亡
一也渡遼之論似非着策矣
○時兵興一歲國用已匱不得已許賣官爵百石爲三品三
十石爲五品至癸甲以一二十石陞嘉善堂上而人無願者○
先是丙戌年間置提督于長官使之巡察至是革之廢春秋
釋奠驅生徒編於行伍以校奴爲官奴○自癸巳設訓鍊都
監且令各道設局砲丸者謂砲手鎗刀者謂殺手矢者謂射
手即所謂三手總名操鍊又設各道哨軍民弊尤甚於于野
談曰有人謂柳成龍曰與我木綿百匹備得戰馬百匹 柳相

曰豈有是理曰今濟州貿雅駒百匹喂之四五年可爲戰馬曰凶賊朝夕衝突四五年之説迂闊矣曰相公徒知馬不知人也五六歲兒亦可爲今日之用乎養馬雖遲無後失括兒事遠禍速矣

○亂初金海東萊之民皆附賊掠殺人物汚亂婦女有同於倭金海則都要諸一村自亂初附賊爲盜又有一書員入日本磨鍊田税或捕魮以當其税倭喜與魮也昌原之賊自稱全羅監司鄕吏玄虎俊自稱陪吏出送先文賊托玄風時倭船十八艘自難山驛來自稱政丞安國寺行次乃前稱全羅監司者也至張津爲郭再祐所拒退由昌寧將渡岐江因稱

全羅監司送先文草溪宜寧之民或有迎候之語再祐馳到
諭以義理嚴兵設備賊見郭兵曰此必張津紅衣將軍退向
星州○庇安賊付榜自稱日本宰相奉綸命諭我民歸家安
居朝鮮人若腰弓矢以妨吾軍之往來者悉捕刑罰民有可
訴事錄進于開寧吾將軍陣下云天正二十年七月日安藝
宰相代完戶元三寶元忠○灵山叛民孔搗謙附賊同入京
寄書其家曰吾當爲慶州府尹下不失密陽府使且有抱
上語一日還其家郭再祐縛斬之時奴僕乘時殺掠謠䜟再
祐聞即捕斬○錦山賊出文誘民有曰皇帝與朝鮮皇帝必
開衣裳須告此言於山中之武臣棄弓匣劒來降等語又曰

長厥吾将大王再安爲此邦天子於舊朝廷自稱扶桑臣安
国寺又得投書野雲山人高敬命鮮曰廣野迷雲斷空山半
月斜○諸郡窮據之賊自稱節度使至於密陽賊自稱國王
曰修道路永川賊稱封庫御史向新寧安東義兵将權應銖
等遇之斬賊甚多○開寧賊将告本縣民云宰相輝元等奉
命于關白秀吉吾王有意於大明國假途於此邦〻〻國王
不從故茲以命諸将於八道陷其城焼其邑所向無全城已
捏朝鮮國於掌中矣開寧之民盡敀乎来歸来而各安其居
農者農商者商縦在深山経百年亦何益哉好貨財私妻子
者重罰其罪汝等須速下山敀服上官痛禁其取財擄妻者

其間從有杷羅者重罰其罷則亦何妨哉云〻○諸道土賊多起南原雲峰尤甚白日横行出没作賊官不能禁兩麥熟人皆草窃守田之人多被害癸甲年來厲疫熾滿開山戍卒十死八九李舜臣憂之令舟師搜捕村民以充自此沿路盡罷塲市人皆草伏穴處○甲午年民間大窮大牛之價不過米三斗細木之直不滿粟穀升至於人相食女子稚兒不敢出入餓殍相積飢民爭食其肉至剥死骨取作咽下食人肉者亦不旋踵而斃至乙未間耕牛靡遺人自曳耕八夫爲之處〻從宅○東閣記曰　宣廟甲午大飢鳳山境產土如真末以土七八分和米屑二三分作餅食之飢民賴活於〻于[illegible]

談曰癸巳永柔行在取武士二百時邦禁弛公私臧獲赴試
窮科李判書恒福呼奴僕不應恒福曰可惡是漢必赴試去
蒲堂大笑其冬光海以東宮駐全州取武士五百時擧國飢
饉赴擧者以米五升買及第者比比有之○趙慶男亂中錄
曰是時厲疫兼歲飢民盡斃有牛馬者賣於兵兵一日屠
殺數百牛時劉督府設賑南原飢民雲集一唐人醉飽嘔於
路中飢民騈首拾吃弱者未及却立呼泣擧此一路可見他
路之慘矣○時天朝調山東粮十萬石濟軍餉後又以遺米
十二萬石濟飢民芝峰類說曰　宣廟甲午間新經倭寇米
綿一疋直米二升馬價不過三四斗米父子夫婦相殺食水

仁門外屍積如山募僧徒埋瘗訖乙未乃止翌年丙申豐熟綿布一疋直米三四十斗豆則五六十斗人始免菜色而酒肉豪侈甚於平時

是年夏六月劉綎承命班師初綎累書于行長責其還延行長請以單騎面約適值夜行長目光如炬綎嘆曰天生英傑於海外使中國不得安枕矣行長答書曰不聞日本之命豈引兵敢乎至是綎將班師世子自公州遣左相尹斗壽于南原請留權慄亦自山陰來陪宴請留境內百姓入庭呼泣曰天兵一還賊必衝突願少留救活綎出示詔旨并不許留綎與中軍等并還中朝只設擺撥三十里置五名自北京達于

釜山我國亦依此設之春坡錄曰劉都督素無子納善山私
婢令行樂去及至泗川生子夫人收養之逮戊戌東征時率此
女出来以銀數百兩贖納于其主玄初天兵多娶我國女人
在湖嶺居住及還皆随去至山海関不得入與虜子等作配
寄住前後并數萬己亥年间盡刷還虜子者唐人李富我國
飢民名號也○時嶺南屯倭厭其久戍多有投降者金應瑞
所招幾百名其首倭曰金向義與其徒多立戰功官至嘉善
此後三十年間降倭等居密陽等地長子孫務耕種名其里
曰倭降村其中無功者分處西北後從逆适作賊盡被誅斬
○倭兵大半收巢而自鎮海昌原至東萊釜山各浦各島有

二十八鎮行長義智等五六酋所管也自機張至蔚山島浦
有十四鎮清正等四五酋所管也鎮各有萬兵○倭酋上書
皇朝有云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作
中華之主常懷不足之心率紂桀之兵来侵臣境臣論文則
有孔子道徳之文章論武則有孫呉韜畧之兵法上既不慈
下亦不孝莫知罷兵講和云、秀吉又以婚媾割地封王蟒
袍等事要中朝○日月録曰時皇明留小西飛于遼久不報
行長送譯倭要時羅于慶兵金應瑞要時羅行長管下也輸
城納款願也為朝鮮人應瑞報帥府優加褒賞自後往来無常
不知終被此奴之欺也行長義智等又送要時羅於應瑞期

會咸安講和應瑞報帥府權慄轉聞于朝〻廷乃令應瑞往探賊情應瑞率百餘軍先到咸而玄蘇竹溪調信等率倭百餘名来行長義智等率倭三千餘名繼至行長等辟左右聚首兵使前曰日本乞降天朝三年未得決前日沈維敬往還天朝已許準朝鮮與劉都督奏上之云何也兵使曰豈有是理行長曰本無攻擊之意欲通貢於大朝而朝鮮將官以干戈應之不得已相戰也兵使曰清正言于劉爺曰行長欺関白曰天子當降公主妻関白之子沈維敬欺天子曰行長已盡撤兵云而又攻陷晋州至今屯據不退大人終不渡海則天子萬無準封之欺云清正此言何如行長曰陷晋州事関

白之令故不得不進故也清正誣說皇女求婚事非出於吾
口也似聞清正以割地求婚事恐嚇天皇云禮曹以此成文
送僕則送于関白使清正伏罪而撤還其陣必矣兵使曰暫
聞朝廷之意皇帝聞日本兵在朝鮮境多殺天兵帝怒収封
命云行長曰何以則成事也兵使曰吾意則三大人使諸鎮
盡渡海日本之兵甚惡者清正也有清正則大人所望者終
不成矣行長曰我之欲罪清正極矣兵使曰擧佗誉請封决
不可而然大人作為降書送於我及帥府則庶可成矣行長
曰吾等降書成草以給何如兵使曰汝等相議送使可也日
暮諸酋還巢兵使歸陣日月録曰此後辛丑應瑞坐此叅三

小人乃沈維敬要時羅金應瑞也應瑞戊午以副元帥深河敗投賊沒于女真

○皇明陳雲鴻諭倭嶺南敗到南原監司設宴接伴官李時發從之天使問歆意伴臣以書對曰昔時長如此〻形寧保持此心化爲緜曲〻皆相結欲解復欲解不知端到處天使稱之或云李德馨所對也

乙未皇朝兵部差兩都司出送我國入倭營宣諭清正〻〻問沈維敬和親之事何以爲之唐官曰方議封天使將出来矣清正曰西小飛一介奴倭假稱上官沈游擊帶去大明而何不放回也唐官曰方議封故留北京待幹事也清正又書

示曰大明以朝鮮不可屬於日本者何意也唐官知書意嫚悖擲之硯遏清正顔左右言他清正又曰今三月欲犯中國諸軍不齊明年三月直犯中原云〻其書畧曰日本関白大明封王何可要哉至於大明討入其時者我等為先鋒矣下稱天祿（秀吉僭號也）四年乙未三月初五日平清正云〻賊魁姓平故此類皆冒之此書清正自作文辭不續荒穢不可言○時總督顧養謙罷去以孫鑛代之盖中朝言者以養謙主和罷之也兵部奏請収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可貢一〻倭不留釜山一永不侵朝鮮小西飛請遵約束指天為誓遂令沈惟敬挾小西飛偕天使出送○夏四月日本丹

封使都督僉使李宗城僉使楊邦亨等出來令留我都城俟
賊盡撤方行宗城等率小西飛彈守衣天朝服歸置於標下
出入與偕沈維敬偕來先到釜山使文學黄慎隨之惟敬入
倭營黄愼從之行長對惟敬不許伴臣坐愼勃然起出行長
迎坐謝之曰朝鮮之扶支者賴有此等人耳行長先撤熊浦
㲹陣及巨濟等屯以示信願天使入倭營當如約七月楊邦
亨自京先發南下李恒福隨之八月邦亨至釜山賊遂巡不
即撤更請上使九月宗城發京城小西飛隨下宗城到南原
爲久駐計好食蛙守令以民責納時石星屡催宗城前去宗
城九月乃至釜山清正等尚在二使促令悉還然後乃渡海

行長等始言將往報關白後迎去云〻行長八日本數月不還

丙申春正月行長始還猶不明言撤兵沈維敬與行長先行托言講使禮久無回報時惟敬舟旗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天使因留釜山宗城瘕駭不往事或言倭酋將誘致拘留云宗城惧甚以微服棄印節而逃倭人發軍追逐方亨少無惧色曰我等到此累朔汝不撤兵故正使大怒而去雖無上使我及印信在矣平義智馳到見副使不動謂其屬曰好矣方亨招義智曰追之亦不及我自有處分事義智即令勿追盖福建被擄爲倭者來言上使曰事極難測願勿過海李信

其言而別無他事先是李恒福啟曰宗城富貴家人行止多乖和事之成未可必也其言果驗宗城開國功臣文忠之後自京城自還北京贖銀四萬兩而蒙宥云天朝陞邦亨為上使沈維敬為副○時清正行長等雖捲兵還而嶺南沿海落後之賊亦二十餘屯々各數千兵矣○邦亨惟敬渡海八日本惟敬要我使同行朝廷使黃慎隨行海中遇風慎作誓海文有四千里行役何敢一毫彈勞三十年工夫正在今日得力之語投水風即止邦亨等至日本關白盛餙館宇欲迎使一夜地大震推倒遂迎候於他舍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曰我放送朝鮮王子當使王子來謝而使臣秩卑是謾我也黃

愼不得傳命并促邦亨惟敬而回亦無謝恩天朝之禮蓋渕
酋所求不止封貢惟敬行長欲彌縫成事不以實聞天朝及
我國事竟不諧云所要七件事曰割地曰封王曰通貢曰印
顆曰獜龍衣曰冲天衣其一乃單于之於漢悖慢無禮也惟
敬說和獨摘封貢二事告云初天使々之拜跪受詔秀吉曰
膝間有瘡不得拜且多拘辱之言至於黃愼等侮辱益甚曰
汝國有四大罪王子放還後不修謝使臣秩卑爾小邦自前
侮我歲貢不修朝聘不至且冊使逃還亦爾國之罪又責行
長等曰汝輩久在朝鮮殊無所幹事今欲約和回兵是何意
耶清正請再舉行長力止而不得云○朝廷見黃愼之啓急

令各邑人民盡入近山城穀物埋藏清野以待之李元翼入
對上掩泣曰禦賊之事委卿〻其馳下兩南戮力措置毋
以予復有龍灣之危也元翼涕泣退直下嶺南時賊因陳游
擊將犯京師震駭擇伴臣以輔德羅級充送賊屯兵六十里
白月森列刼級入因門級罵曰我是使价不當入此門賊—
知不屈開正門以入即放陳游擊級歸後谷長吟亭濮逆孫
萬甲父也◯中朝科道論主和誤國帝震怒充軍邦亨下石
星獄西崖集曰石尚書身長八九尺容貌絶人眼光炯然對
使臣言本國事往〻流涕簡易集曰石尚書言吾雖衰境鬚
髮不甚變自爲汝國憂悴皓白如此矣朝臣當汝國事無不

見敗吾何能久乎吾敗之後恐無更當國事者石尚書竟瘐死獄中東閣雜記曰當初和事石尚書主之蓋出於中國以禽獸待夷狄之意未爲全非及其狡詐已露猶信惟敬詐緩之言每以虜情爲可保欲苟且結褁終至見辱於小醜此則石之罪也

○先是甲午正月一日曉紫氣如一字亘天南北二月黃霧四塞不見天日幾五六日六月天地俱震七月白虹貫日數重乙未忠州之水魚鱉多死皆無頭海西之地盤石移去四十里小石隨者無數沙礫如飛雨丙申日食晦瞑不下咫尺丁酉春正月清正等領兵船萬餘艘渡海來復修西生堡舊

里拜言王子来謝朝廷送推快等告急中朝帝許再救使都
御史楊鎬爲經理朝鮮軍務事〇拿鞠統使李舜臣以元均
代之癸甲録曰初行長使要時羅往来兵使金應瑞言和事
不成由於清正〻〻来留海上可殺應瑞上其事　上問諸
臣黄慎曰二賊雖曰有隙臣未聞自古奇謀秘計出於敵人
者乃以慎密諭於舜臣〻〻曰賊必設伏誘我遂不行賊果
設伏以誘我也要時羅又至曰清正今已下陸何不截要云
朝議皆咎舜臣請拿朴惺請斬舜臣　上遣南以信廉訪回
曰清正留海七日我軍若往則可縛来舜臣逗遛失機云遂
拿舜臣減死充軍〇帝以兵部尚書邢玠爲摠督軍门總兵

麻貴爲都督與副摠楊元吳惟忠游擊牛伯英陳愚衷陸續
過江叅政蕭應宮監軍戶部董漢儒督餉又以御史陳效監
軍○麻貴先以游擊葉贈送本國募兵督餉贈作勸勵歌環
示戒國歌曰朝鮮素稱禮義邦蕃稱武事尚文章當年島夷
紛陸梁崩沙敗竹入平壤國君播越在草莽王子繫纍在扶
桑王京一炬半塵埃赤地千里慘目先追思切齒恨何長不
共戴天誓豈忘毋言有志力未遑事由人盡鎰彼蒼君不見
臥薪嘗膽沼吳壃挑戈運甓補晉強又不見壯士有怒白虹
長匹夫勇敢衆莫當男兒氣節衝霄壤七尺軀宜振紀綱發
奮修政勵廟廊募民勤王起郊荒同心上下相激仰佇看威

儀自奮揚援師洸洸兵勁勦掃蕩倭寇如驅羊駉駝王氣正
未央勿效閉門揖虎狼種栽蘭棘果誰良瓦全玉碎認誰香
一言終古可興邦我今歃大丈夫行願得猛士起四方永清
東海無波揚本國傳示八道
○時倭首秀吉又以金吾為大將領二十餘將五十餘萬以
添清正等勢金吾時年十六云○元帥權慄以元均畏賊逗
遛招致杖之均受杖含憤而退馳到釜山督進船賊兵潰散
均乘勢進薄不止賊伏四起均曰今日之事殉國而已裵楔
大言我勢孤弱夜半退師全水李億祺忠水崔湖皆死之均遂
遇害均素肥壯日食一斗飯五束魚腹重不善步趙慶所錄

曰均雖死似非不忠不義之致而議者甚多當時爲將超邁元均者有幾人哉其後論功均亦預於宣武元勳此可見王法之公也日月錄曰均才謂不可應變耶固當啓罷爲合統禦耶固當宥其小過今皆不然均既捽辱轅門不能以戢勅羣下其勢固然其敗固可知矣權元帥不可謂能於教戰而均之敗亦不可獨任其咎○復以李舜臣拜統制使時裵楔以十二船退保碧波亭舜臣馳赴之後裵楔驕悖不悛棄師亡敗舜臣具由閶啓被逮伏誅○時諸路之賊已入内地行長等屠泗川南海等處淸正等已過草溪咸安三嘉居昌義弘等自求禮入南原境時天將楊元全兵李福男助防金敬老別

將申浩等入南原同守初福男只領褊裨五十餘人轉進路
遇敬老誓以同死聯轡以進賊鋒已迫近矣福男瞋目嘘手
曰為君父急難非此日乎死生何論擊皷徐徐從大路入賊
却立駭視莫不吐舌賊兵進圍南原行長使五倭來見楊元
急請空城元曰吾自十五為將橫行天下今以精銳十萬來
守此城退保無命也賊陷南原大明將李新芳蔣表毛承先及
我舘伴使鄭期遠兵使李福男防禦吳應井助防金敬老別
將申浩府使任鉉判官李德恢求禮倅李元春等皆死之申
浩城將陷擧敢死士殺數百倭轉鬪奴泣請退保不聽竟死
浩申崇謙之後也時楊元以五十騎潰圍而出驍勇絶去突

出之時賊列圍以木編束刀釖元多聚駿馬先鞭之使之超逸馬躅刃而仆又鞭次馬連觸積累元遂躍馬蹈死馬背而出欲活伴臣使乘其逸騎與之偕出期遠不開騎馳墜落元再入帶出又不能從諸賊一時來逐元齊放四五馬馳奔之際所乘力疲則超跨他馬如是周回而去馬不知人意而散走元指呼則一齊驟首而集被甲超環有若易席賊不能害云或曰元長於野戰守城非才而爲主將所忌蓋欲因此除去也云云陳愚裹在全州不爲來援以致覆沒云〇九月陳愚裹自全州潰歸賊兵跟趁已到錦江時完尹朴慶新棄城逃蹂躙三道長驅至禝山弘慶院京城洶洶東宮奉廟社主陪

中殿由東小門向関東時爭獻出避之策知事申磼曰駕幸
寧邊則臣曾任兵使備諳寧邊事可虞者無醬也聞者笑曰
辛不合醬○經理楊鎬聞賊已迫圻甸自平壤馳到京城即
遣麻貴等領大軍啓行設浮梁于銅雀津先送副摠兵解生
叅將楊登山游擊擺賽頗等獨與　上留京洞開城門夜坐
太平館選勇士二百人密戒伏素沙橋遇賊引誘而西又選
五千騎戒曰伏振威草山又選五千騎服五色衣自振威至
漢江作疑兵令麻貴領之又令自素沙至月川嶺各竪青紅
二旗接戰時則兩旗交撲以旗之臥立爲兩邊勝負經理請
上〻南山設幕飲愽經理頻〻顧視月川嶺見青紅交撲不

覺色變而已紅旗倒青旗竪經理賀　上曰大王洪福賊首
已敗矣向夕天兵建一大旗金書天兵大捷之旗一萬二千
人各持旗槊懸倭首而来歡拜如雷是戰賊勢大挫遂遁木
川清州而走其後賊稱朝鮮三大戰平壤幸州金烏云金烏
即素沙一渧也○清正等至清州分道而下兩南屯處列邑
給牌誘民降附者無數賊以河東出身金光禮爲河東倅幼
學河應龜爲晋州倅昌平光州玉果同福谷城諸賊皆如此
有同福生員金遇秋者呈本縣倭将書曰何使非民何事非
君願将一麾爲聖人氓以詩尾附曰伏劒渡東海将軍王佐
才殺人如不嗜四海盡歸来人心雖愚豈至於此耶亂定後

鄉中士林縣附倭者罪有昌全王三同二谷一之諸全者全一縣也三二一者擧其魁○初楊邦亨既還去沈維敬托稱奉勅待兩國事完乃回仍住慶州宜寧之地屢使人入釜營人莫測知天朝慮惟敬通倭漏軍機密令楊元捕送元輕騎入丹溪執之械送惟敬貨賄籲應宮〻〻書抵邢玠楊鎬謂惟敬可保無他應宮又遺賛畫楊位丁應泰書畧曰沈游擊之事不佞查出乃朝鮮舊有私輸於關白〻〻以賀禮責之索王子陪臣願朝鮮之臣不肯往而愚其主以聳中國以闘倭奴甚至有粮餉而隱匿有貨物而故捐價使我國家饋餉三年門下審其情狀必不能不憐惟敬而怒朝鮮也云〻遼

東巡按聞而奏之應宮草戢唯敬下獄棄市〇帝聞南京之敗震怒避正殿减膳撤樂命都督董一元劉綎水兵都督陳璘等分道東征〇天兵中有之介三醜胡種也長濶十倍於人海鬼四黑眼赤髮如細毛楚猿四騎馬制步如人其餘三牲雜物無不帶來〇十二月經理都督南下元帥權慄從之劉營于慶州楊鎬初欲試上意一日請曰不倭大舉兵討島山之賊國主宜與同往 上即諾經理與 上聯轡出城及渡浮橋 御馬爲唐兵所鞭超躍以登 上按轡不危王容安閑經理顧笑下馬坐胡床慰曰王可與共事矣時百僚無一人追及唯宣傳李承緒追及之上之下馬進以執鞠 上

請與同行經理不許云時李舜臣大破賊于鳴梁清正等城
於蔚山東海邊斗絶處曰島山經理督諸將進攻清正于島
山焚伴鷗等處斬獲甚衆清正窮蹙始有逃遁之意請和于
我經理諭曰若降則當賞天雨凜冽經理令諸軍作草房爲
久駐計圍島山十有三日賊大困加以糧盡井渇死者日積
清正將欲自殺每投金寶於城外以緩戒兵清正副將金大
夫持書傳語議和經理生擒倭詰之則曰諸賊俱在此城會議天
兵糧盡則回天兵去後直抵王京入犯大明云云
戊戌春正月經理督諸軍攻倭城不克招李德馨權慄等曰
城險難拔毋留後舉退還慶州提督還京城○賛畫丁應泰

劾鎬島山之役兵馬多損匿不聞僨事欺罔二十罪中朝削
鎬職以都御史萬世德代之我朝遣崔天慶又遣李元翼許
筬等續奏下之應泰逮上章誣邢玠等他人且憤本國申救
揚鎬極其詆誣至有引賊叛君之語○邢玠與揚鎬議分軍
四路東路則麻貴主之中路則董一元主之西路劉綎主之
水路陳璘主之大約兵十四萬二千七百餘人○帝遣給事
中徐觀瀾于本國詳勘島山功罪又調送山東米百萬石爲軍
粮兼濟飢民時流言赤立悉仰皇朝小米以調性命○皇朝斬
揚元陳愚衷傳首我國日月錄曰元因失律而斬以軍律適洪
虜情倘令自效於戊午之間豈必補哉元在檻車中路謂我

人曰貴國知我情矣不欲詰我耶本朝急遣宣傳赴朝伸奏
行到半途元之首已出來○行長已約和送要時羅于本國
因送中朝誅之○八月經理楊鎬還上送于弘濟院臨別流
涕都民皆祖于郊外○九月四路進兵麻貴持重不戰董一
元大敗董以身免劉綎納和而還陳璘與李舜臣合擊賊大
破於碧波亭下璘性暴猛初璘船入海舜臣備儀遠迎大饗
士卒〃〃相顧曰果良將也璘亦心喜不久賊船抱近舜臣
破之獲四十餘級以予璘爲功璘益喜過望凡事一咨於舜
臣遂約束天兵有一縷侵民者拿致棍打毋敢違令者○十
月經略萬世德領兵到京仍留○賊酋秀吉已於七月死我國

不知至是始聞其国内大乱秀家諸首曰此撤故〇十一月
賊行長将撤還乞和於陳璘不許邀撃之泗川賊首義弘南
海賊首調信等赴援統使李舜臣中丸隕于船中行長義智
清正等并走還邊徼遂清〇丁酉倭賊所過殘滅甚於壬辰
逢人則皆取其鼻云姜沆聞見録曰時秀吉令諸倭劓鼻以
代首級沉鹽以送秀吉蔵于其国北郊佛寺傍作一丘陵以
威國人云時我國人生而無鼻者多
己亥春邢軍門以下俱回　上手書再造藩邦四字以揭畫
大如椽唐人稱歎称萬世徳留駐京城留兵二萬四千餘帝
從邢玠之奏爲善後計也皇朝御史陳效卒時四路提督多

誇張功伐邢軍門亦欲褒奏陳效痛欲首宗或云劉綎貲御
史厨卒毒殺之○陳奏使李恒福李廷龜回自京師兵部咨丁
應泰革職初應泰與楊鎬有隙誣奏表師因上我國方倚楊爲
重上遣李完平元翼卞誣完平行到鴨綠遇丁應泰避入林
間丁到義州始知之發軍兵追之欲回一行來完平曰吾奉
國命奏天子若中止是棄君命也你等力可縛而回乎軍
等知不可強遂去丁差人直奏于帝曰臣行到朝鮮路傍得
遺落小冊皆朝鮮事倭節目且國王之先稱祖稱宗今倭寇之來
首相李某與國王誘引假道今下李某獄嚴究則可見云云
完平呈文陳下道政司不爲轉奏閉門不納完平還 上特

拜李恒福爲右相李廷龜陞叅判爲副使陳卞署曰賊殘臣
八路覆臣三都袁臣二墓火臣五廟是其射天之計固非一
日臣匹馬蒼黃只欲啟死父母之邦天下寧有引賊入內自
覆其國而爭地於父母之邦者乎至於稱祖稱宗一款海外
荒僻慕效中文自羅麗有此稱號襲舊承訛無知妄作若謂
之僭則非其情也云ゝ時柳成龍以爲稱祖稱宗最大事首
實禍且不測不如閣而不論　上教以君臣猶父子安可諱
乎直陳可也及呈奏閣老等皆曰好文章明白ゝゝ指祖宗
一款曰老宲ゝゝ告君無隱真禮義邦也覆設曰見朝鮮奏
聞明白痛快讀之令人涕涔ゝ下也皇上降旨革應泰職初

呈奏諸官塡咽取見遠近爭来謄寫南朝士子皆誦此奏曰
朝鮮李某文也云〻
庚子夏經理萬世德上本倭事已完請撤兵還九月經理與
按察俱回去○上求楊經理畫像於燕市立祠以祀之立部
軍門生祠於太平舘西以楊經理配享又爲尚書石星提督
李如松協將楊元李如栢張世爵立武烈祠於平壤揭畫像
丁卯亂見失只餘尚書都督像日月錄曰楊鎬爲人濶達清
信在軍閑靜無事常覧左傳時以居憂起復從事東征將士
中功烈冣高 上初命立碑於沙硯使李海龍書之後鎬曰
使行謂曰朝鮮爲我立碑云請印一本以来 上恨其碑小

即命重立豐碑於新門外使李廷龜製文金玄成書之（　）京
城東南関王廟征倭時天将所建也中朝則関王廟無處無
之萬皇時有顯灵陰護之功天下皆祀云戊戌天将陳寅於
崇禮門外起庙設祀楊経理以下助其費庙成　上往觀之
自是諸將出入每叅拜焉東國求神助五月十三日大祭庙
中云是関王生日若有風雷則神至矣是日清明午後雷雨
並作衆皆曰王神下臨矣庚子皇朝以四千金付萬世德命
立祠詔曰関公之靈素著中國平倭之役亦頼其助國當尸
祝之　上又命有司立庙於興仁门外額曰顯灵昭德関公
之庙西崖集曰西江人一夜相驚以爲夜中有兵馬廝殺之

辨自京城而来其後人疑関王庙神灵所爲云又康津古今
島庙陳都督璘祠建 肅庙朝以陳都督及李忠武公配享
又安東西岳祠皇明都司薛虎臣創建奉安石像又星州南
亭天將茅國器設槊像又南原西小门外庙劉都督綎創建
有庙庭碑 肅宗朝以皇朝摠兵李永芳千摠蔣表配享○
英宗乙丑建皇朝寧遠伯李成樑父都督 提督李如松影堂于
江華寧遠伯隴西人李廣之後子如梅戰殁於虜其子迯来
我國生子東培〻〻曽孫著武科入仕 英宗辛酉以冬至
使軍官入京得寧遠伯畫像而来 上命奉安于都督祠並
峰類說曰遼東〻寧衛皆我國人居之能習我國語蓋不忘

本也寧遠伯鐵嶺衛人其子都督如松東征自言曰俺先世
本貴國人俺出来時俺父戒之何敢不力於貴国乎其無隱
如此聞其先本我国江界人云〻
○是年賀使回賫到琉球国中國王咨爲修聘問且報秀吉
死爲貴國深幸云〻土夏布芭蕉布各二十疋送来後 仁
祖末年其國太子漂到濟州爲守官所害自此遂絶○乱後
還都請鴨綠中江開市交易尋罷之○朝議以舟師勤苦設
試全慶兩道合取一萬七千餘人○前佐郎姜沆自倭國脫
還沆字太初灵光人登文科丁酉乱全家被陷再投水為人
救不死在倭中訪虜情從便奏聞 上甚嘉憐至是虜人受

學者私具船全家還國士人隨還者亦十餘人流錄其時所
聞著篇上奏　上賜酒欲官之抑於時議禁廢鄉居教鄉人
立祠所著有看羊錄初以巾車錄爲篇門人尹舜舉改看羊
蓋流竄䟽報來時權韠有節爲看羊落書送白鴈傳之詩也
方流在倭時一倭將寄扇流以詩謝曰一幅漢縢陣〻風寄
來深荷丈人情偷生每恥看天日從此殊邦掩面行倭人稱
嘆○壬辰之役天朝徵陜湖貴廣南北兵二十二萬費餉數
十萬兩米豆五百八十萬餘沈惟敬楊元棄市石星蕭應宮
邊遠充軍邢玠萬世德以下陞職有差天子御門受俘磔平
秀政平正成等傳首九邊○禮部題請平壤碧蹄開城王京

設壇名懸忠祭戰亡軍卒

○東平聞見錄曰壬辰倭亂至七八年士夫家婦女多被獲者賊退見禍家不欲與遭變家連姻自是無敢疵累者○備忘記畧曰倭賊傾國入寇連營數千里七道盡陷所餘者雖順安以西數郡此東國所未有之大變也天日下臨數大兵而征討掣數千里封疆而還之此又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大功也又曰李恒福以都承旨隨予左右不離為兵判臨亂盡瘁鄭崑壽得請天兵以來二人當為元勳○錄前後扈聖功臣李恒福等八十六人宣武功臣李舜臣等十八人

○初宣（成宗）靖（中宗）二陵壬辰九月被倭掘發癸巳四月始報至

永柔行宮上率百官會哭服緦麻白衣白笠体使柳成龍狀
啓守門將李弘國等十二日三更到猪子島入靖陵則隧道
掘深尺許廣七尺入坎中夜暗不能詳見以手探則襚衣似
移在玄宮外隧内尾礫積置陵近處衣服尽〻腐朽又審宣
陵則大王隧前掘深七尺許廣五尺許坎中別無他物灰板
盡燒只有㲉尽王后隧前掘深六尺許廣四尺許板子火燒
灰隅則存兩位陵則不犯玄宮云〻後六月設都監諸宰奉
審摠護使崔興源啓松山奉審則肥肉盡消髮膚脫落鼻梁
眼唇鈌陷皆無腹上胸下横畫似劒痕身長三尺餘云〻沈
守慶啓累度入侍之人皆以爲不能識認以事理推之内外

梓宮俱燒而玉體尚存似無其理盜賊得枯槁年久之屍體
納于壙中以眩視聽容或有之宣兩陵皆無玉體靖陵獨有
尤可駭三陵灰大槩一樣若以宣陵灰爲玉體灰則獨靖灰
非玉體灰乎俞泓啓逮事之人先書玉體中人之最長紫鬚
不多顴有黑子龍顔長準頭高云奉審則無憑驗之端云咸
渾啓三處掘燒大槩如一玉體經火不成灰者骨節分明可
見玉色頗白異於草木灰其重倍於常灰三處皆同靖陵又
有玉體在壙中何哉盜賊所爲非出寶貨乃深警戒國何稀
於靖陵全玉體乎松山奉審則無可指認肖似處先王龍顔
長而此則方面先王腦後平而削妨於著笠此則似是有骨

先王年衰消瘦而此則似是肥大云云奉審時大臣以下欲
先哭拜牛溪曰時未辨眞而先拜哭是君之也先奉審無疑
後拜哭似當諸公從之時　上在永柔命厚葬其屍丙申四
月李好閔啓宣陵奉審時臣以母喪在信川聞大槩云云而
中廟玉體常有瘇患受針處頗有驗處老宰如宋贊尙議可
疑有一宰臣言不可議遂寢云云　上更問于大臣諸議如
前○芝峯類說曰隆慶中有題詩于濟州亭曰曾見先朝種
李辰花開一十二回春詩題華表千年柱泪洒青山一抔塵
風崖曉鍾神勒寺烟沙曉角廣陵津清秋鼓枻驪江去樓上
何人識泪痕好事者謂眞仙之作一抔塵至壬辰驗矣

○甲辰倭船到慶尚橘智正等留駐海上情迹叵測遣僧惟正入日本採偵時有無名詩莫道廟堂三老在安危都付一僧敲之句乙巳夏惟正自日本刷還被擄人三千餘人致家康書曰我於壬辰在關東元不干預兵事朝鮮與我無怨請和云〻具由報遼東鎮撫衙門先是倭以被擄人前縣監南忠元等二百餘人還忠元言秀吉既死關東大將家康者立秀吉子秀頼爲主假摂政西京大將毛利輝元攻家康爲家康所敗小西飛安國寺平行長等皆被斬殺輝元安置削髮爲僧云〻至丙午家康盡革平姓定位于其國修書請通信答以縛送犯陵賊則和可諧矣是年冬十一月家康縛送犯

陵賊二名年二十餘壬辰來五歲矣領相柳永慶以爲雪國
恥鞫倭〻曰視我貌壬辰則兒童安能掘陵大臣尹承勳曰
以此倭爲犯陵是欺神明　上怒責之斬其倭丁未春正月
遂遣呂祐吉慶暹丁好寬以通信爲嫌改稱回答使李相德
馨詩曰臣子未湔陵寢辱簡書先入犬羊天叅判尹安性詩
曰使名回答向何之今日和親我未知試向漢江〻上望二
陵松栢不生枝是年秋祐吉等還日本刷還被擄人一千三
百餘人時家康傳位於其子秀忠云初甲午倭請和牛溪西
崖欲從柳永慶力排之西崖曰令公墓碑當書不主和三字
蓋譏之也至是當國前後詖論如二人識者笑其謬妄被嚴

錄曰對馬島土薄民窮專以貢船賞賜轉販資生壬辰絕和失此利故島倭欲通和復舊言於日本則曰朝鮮請和言於我國則若不許和必復致兵甲辰潛見被擄金光似若逃來言倭欲復來寇且持庚寅黃允吉等所賫去書契爲信益島倭盜得其書契於日本掌故者潛授金光以爲恐喝朝廷果大懼遣僧惟政探形而來此和議之所由起也後金光事覺拷死丙午倭復請和永慶以爲家康廢平氏於我非讐可許和呂祐吉等持書契往秀忠答書曰呂祐吉等三使不遠千里海陸要尋舊好我何存踈志乎以示邑悅許和之意呂祐吉等懼不敢措一辭而來援庚寅例陞祐吉嘉善副使慶暹

通政物議譁然而畏永慶不敢言掌令崔有源極言之臺論不得已啓奪集祐吉等資永慶大恩之後因禮毀更有源啓之○初惟政以刷還人付統使李慶濬使之隨便分送船將等爭先分受問其出處少時擄人不詳本係則並稱己奴至於美女則縛授其夫於海而任爲己有事發乃罷慶濬以李雲龍代之令各道水使摘發以啓水使等視爲文具竟不覈○晦隱集曰倭僧年號不敢書於送我國文書而丙子後倭以爲爾國既背明朝犬羊是事我之年號宜下於清國乎遂書送年號朝議或以爲不可受崔相鳴吉以爲我既失節不必與彼詰遂受之云○眉叟記言曰倭人通貨正統八年倭署

我濟州　莊憲王遣使責問馬島〻〻獻首乱者以切許五
十船正德五年三浦倭叛　恭僖王遣柳聃年討破之絶和
親七年更定約条許二十五船自壬辰兵革後始許通和開
市二十船歳至使者来時許三船或二船在二十船約条之
內倭人無引文者不由釜山来者皆以盜論○倭関開市許
和後始令每月三旬之三日八日訓導及収税官眼同交易
○公貿我国入給公作米一萬石公作木五百同倭人所納
年例生銅一萬斤丹木五千斤白礬一千斤胡椒五百斤黒
角三百桶年〻入送使所納屏風菱花等物我國回禮單蔘
三十斤紬綿苧麻布虎豹皮筆等物

○壬辰之亂我國只有三大捷晉州之守露梁之戰及幸州也○柳彭老人謂湖南三倡義諸道之起義者全羅則判決金千鎰僉知高敬命前府使崔慶會慶尚則玄風人郭再祐高靈人金沔陜川人鄭仁弘翰林金核正言柳宗介草溪人李大期軍威人張士珍忠清則重峯趙憲牧使金弘敏士人朴春茂李山謙忠州人趙德恭趙雄清州人李逢僧人靈圭京圻則司諫禹性傳正字鄭夏淑水原人崔屹高陽人李魯李山輝牧使南彥經正郎俞大進金琢李軼洪秀男宗室湖城監又僧人惟政此道則評事鄭文孚也諸道中趙重峰最先起丁酉亂時南中儒士趙慶男起義慶男嘗著亂中雜錄

行于世深慕郭再祐風云高彥伯喬桐鄉吏也登武科從軍
有斬級功自請還揚州聚兵畄賊 上特加資拜揚州牧使
使保護陵寢彥伯常伏兵諸陵時有射殺故諸陵獲全